九十三

列傳第六十七

通志一百五十四

北齊

孫搴　陳元康

杜弼　房謨 廉景孫

張纂　張亮 趙起 徐遠

張曜　王峻

王士　敬顯儁 子長瑜

平士　唐邕

白士　元文遙 子行恭

趙立 俊子也 祔 祖瓘 俊弟孝隱 俊父弟茂 孝隱

赫之子悅

辛術

馮子琮

裴讓之 弟諏之 謙之 訥之

謁之 和弟亮 皇甫

崔劼

崔肇師

盧潛

盧詢祖

崔子樞 弟子端 子博 子發 叔父叔瓚

孫搴字彥舉樂安人世寒賤少勵志勤學自檢校御史再遷國子助教太保崔光引修國史歷行臺郎以文著稱後預崔祖螭反逃於王元景家遇赦乃出孫騰以宗情薦之神武未被知也會神武西討登鳳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仕畧共作檄文二人皆請以搴自代神武引搴入帳自爲吹火催促之搴神色安然援筆立成其文甚美神武大悅即以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又能通鮮卑語兼傳宣號令當繁劇之任大見賞重賜妻韋氏既生八子文又甚色貌時人榮之文襄初欲之鄴總知朝政神武以其年少未許搴爲致言乃果行恃此自乞出進文但加散騎常侍時大括民以爲軍士逃隱者自文王八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沒入其家

於是所獲甚無 卷之十四也搴學淺行薄邢部嘗謂之曰
更須讀書搴 我精 三千殺敵君贏卒數萬搴少時
與溫子昇齊名嘗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
卿搴要其爲誓子昇笑曰但知劣於卿便是何勞旦旦
搴悵然曰卿不爲誓事可知矣搴嘗服棘刺丸李諧調
之曰卿粟刺應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司馬子如與
高季式召搴飲酒醉甚而卒神武親臨之子如叩頭請
罪神武曰折我右臂贈吏部尚書青州刺史
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也父終德魏濟陰內史元康貴

贈度支尚書謚曰貞元康頗涉文史機敏有幹用魏正
光中從李崇北伐以軍功賜爵臨清男普泰中除主書
累遷司徒高昂記室初司馬子如高季式與孫搴劇飲
搴醉死神武命求好替子如舉魏收他日神武謂季式
曰卿飲殺我主簿魏收作文書都不稱意司徒嘗道一
人謹密是誰季式以元康對曰是能夜闇書快吏也召
之一見便授以大丞參功曹參軍內掌機密善陳事意
不爲華藻遷八行臺吏部郎封安平子軍國多務元康
問無不知神武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

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神武甚親之曰如此人世間希有我公得之乃上天降佐也時趙彥深亦知機密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埶居趙前性又柔謹神武之伐劉蠡升天寒雪深使人舉氈元康於氈下作軍書颯颯運筆筆不及凍俄頃數紙及出神武目之曰此何如孔子邪神武嘗怒文襄於內親加毆蹋極口肆詈出告元康元康俯伏泣下霑地諫曰王教訓世子自有禮法儀刑式瞻豈宜至是神武曰我性急嗔阿惠常如此元康大啼曰一度爲甚況常然邪神武從此爲懲忿時或恚

撻輒曰勿使元康知又謂左右曰元康用心誠實必與我兒相抱死高仲密之叛神武知其內崔暹故也將殺暹文襄匿暹而爲之請神武曰我爲爾存其性命然須與苦手文襄乃出暹而謂元康曰卿若使崔暹得杖無相見也暹入庭解衣將受罰元康趨入止伍伯因歷階而升曰王方以天下付世子世子有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況世間人邪神武意解曰不由元康崔暹得一百乃捨之文襄入輔政崔暹崔季舒崔昂等並被任使張亮張徽纂並爲神武待遇然委任皆出元康之下

神武每與元康久語文襄門外待接之時人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左衛將軍郭瓊以罪死子婦范陽盧道虔女也沒官神武啓以賜元康爲妻元康地寒時以爲殊賞元康遂棄故妻李氏識者非之元康便辟善事人希顏候意多有進舉而不能正心處物溺於財利受納金帛不可勝紀責負交易徧於州郡爲清論所譏從神武於芒山將戰遣矢陣圖元康冒險求得之西師既敗神武大會諸將議進取之策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須乘勝追之捨之必成後患神武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前沙苑還軍彼尚無伏今者奔敗何能遠謀神武不從以爲行臺郎及神武疾篤謂文襄曰邙山之戰不用元康之言方貽汝患以此爲恨死不瞑目我死事皆當與元康定也神武崩祕不發喪唯元康知之文襄嗣事自晉陽之鄴令元康預作神武條教數十紙留付段孝先趙彥深在後以次行之別封昌國縣公又從嘉名又見任待拜散騎常侍侯景反文襄逼於諸將欲殺崔暹以謝之密語元康元康諫

曰今雖四海未清綱維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
枉殺無辜虧廢典刑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晃
錯前事願公慎之文襄乃止高岳討侯景未剋文襄欲
遣潘相樂副之元康曰相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
且先王有命稱堪敵侯景公但推赤心於此人則侯景
不足憂也是時紹宗在遠文襄欲召之恐其驚叛元康
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餽金以致誠款元
康欲安其心故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文襄乃任
紹宗遂以破景賞元康金五十斤王思政入潁城諸將

攻之不能拔元康進計於文襄曰公自匡輔朝政未有
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城將陷願公因而乘之
足以取威定業文襄於是令元康馳驛觀之復命曰必
可拔文襄乃親征潁川益發衆軍狂既至而剋之賞元
康金百鋌初魏朝授文襄相國齊王文襄頻辭不受尺
召諸將及元康等密議之諸將皆勸文襄恭膺朝命元
康謂魏收曰時未可耳觀諸人語專欲誤王王不宜受
崔暹因間之薦陸元規爲大行臺郎發分元康權元康
既貪貨賄文襄內漸嫌之又欲用爲中書令以閑地處

之事未施行屬文襄將受魏禪元康與楊愔李舒並在
坐將大遷除朝士共品藻之文襄家舍頭蘭固成掌廚
饍爲文襄所撓固成吳人性躁遂忿恚與其同事阿改
謀害文襄阿改時事文宣常執刀隨從期聞東齋嗷囂
即加刃於文宣是日文宣別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成
因進食置刀於盤下而殺文襄元康抱文襄文襄曰可
惜可惜與賊爭刀髻解被刺傷重傷出猶手書辭母口
占授祖孝徵陳權位至夜而終時年四十三時楊愔狼
狽走出遺一靴崔季舒逃匿于廁庫直統愛舍樂捍戰
死散都督王師羅戰傷監廚舍頭薛豐洛率宰人持薪
以赴難乃禽盜固成一名京事見文襄本紀是時祕文
襄文閔故殯元康於宮中託以出使南境虛除中書令
明年詔贈司空謚文穆元康卒後母李氏哀感發病而
終贈廣宗郡君謚曰貞昭元康子善藏嗣善藏溫雅有
鑒裁位給事黃門侍郎開皇中尚書郎大業初卒於彭
城郡贊務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也祖彥衡淮南太守父慈度
繁時令弼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三寄郡學受業同郡

璩璩爲定州刺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義解閑明應荅如響大爲璩所歎服命其二子揩實與弼爲友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相嗟賞許以王佐之才澄璩還洛稱之於丞相高陽王等多相招命俱父祖官薄不獲優叙以軍功起家除征虜府墨曹參軍典管記弼長於筆札每爲時輩所推孝昌初除太學博士遷光州曲城令爲政清靜遠近稱之弼父在鄉爲賊所害弼居喪六年以當調除侍御史領內正字臺中彈奏皆弼所爲諸御史因便所上文筆以弼優權臺然後施行儀同賈泰西伐詔弼監軍及泰失利自殺弼與其徒六人走還陝州刺史劉貴鏁送晉陽神武詰之曰賈中尉北行違吾法以自取敗亡爾何由不一言諫諍弼對曰刀筆小生唯有文墨薄伎便宜之事議所不及神武怒左遷下邽鎮司馬後累遷大行臺郎中神武又引弼典掌機密其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書教直付虛紙即令宣讀弼嘗承間密勸受魏禪神武舉杖擊走之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取署子炎讀署爲樹神武怒其犯偏諱杖之於前弼進曰禮二名不偏諱孔子言徵不言在子炎之罪理或

可怒神武罵之曰眼看人賊乃羣經引禮叱令出去弼行十許步呼還子炎亦蒙釋文襄聞之語楊愔曰王左右輒有此人天下蒙其利豈獨吾家也初神武自晉陽東出攻爾朱氏貪政使人入村不敢飲社酒及平京洛貨賄漸行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之神武神武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人物流散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內賊却討外寇神武曰內賊爲誰弼曰諸勳貴掠奪萬民者皆是也神武不答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力按矟以夾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流汗神武然後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膽諸勳人身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弼頓顙謝曰愚人不識至理後從神武破西魏於邙山命爲露布弼手即書絹曾不起草以功賜爵定陽男加通直散騎常

侍奉使詣闕魏帝見之於九龍殿曰聞卿精學聊有所
問因問經中佛性法性之異弼對以正見一理又問曰
說者皆妄言法性寬佛性隘如何弼曰在寬成寬在隘
成隘若論性體非隘非寬詔曰既言成寬成隘何得非
隘非寬弼曰若定是寬則不能爲隘若定是隘亦不能
爲寬以非寬非隘所成雖異能成恒一上稱善引入經
庫賜地持經一部賜帛百匹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自
在軍旅恒帶經從行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遷廷
尉卿會梁遣貞陽侯蕭淵明等入寇彭城大都督清河
王高岳行臺慕容紹宗討之詔弼爲軍司攝行臺左丞
臨發文襄賜胡馬一匹語曰此廐中第二馬孤常自乘
騎今方遠別聊以爲贈又令陳政務之要可爲鑒戒者
錄一兩條弼請口陳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二端賞一
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服二事得治自
然盡美文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當握手而別破
蕭淵明於寒山又破侯景於渦陽後六年四月八日魏
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佛經勑弼升師子坐當衆敷
演辯難鋒至莫有能屈帝歎曰此賢若生孔門則如何

也關中遣王思政據潁川朝廷以弼行潁州攝行臺左丞及潁州平文襄曰卿試論王思政所以禽弼曰思政不察逆順之理不識大小之形不度彊弱之勢有此三蔽宜其俘獲文襄曰古有逆取順守大吳困於小越弱燕能破彊齊卿之三義何以自立弼曰王若順而不大大而不彊彊而不順於義或偏得如聖旨今既兼備鄙言可以還立文宣作相引爲兼長史進爵爲侯弼志在匡贊知無不爲及齊受禪以預定策功遷驃騎將軍衛尉卿別封長安縣伯常與邢邵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爲人死還生恐是爲虵書足弼曰物之未生本所無也無而能有不以爲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怪邢云聖人設教本由勸獎故懼以有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爲經行則爲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詭勸人安得使北辰降光龍宮韞櫝既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弘獎風教爲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即眞教何謂非實邢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爲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隊魂游往而非盡由其尚有故云無所不

之若也全無之將焉適邢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於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其後別與邢書前後往復再三邢理屈而止文多不載又以本官行鄭州事未發家客告弼謀反按問無實久乃見原因絶朝請坐次子廷尉監臺卿斷獄稽遲與寺官俱爲郎中封靜哲所訟徙臨海鎮時楚州人東方白額謀反鎮爲賊帥張綽潘天合等所攻弼率厲城人終得全固文宣嘉之勑行海州事後除膠州刺史弼所在清靜廉絜爲吏民所懷躭好玄理注莊子惠施篇并易上下繫名曰新注義苑並行於世性質直在霸朝多所匡正及文宣作相致位寮首初聞揖遜之議猶有諫言文宣又嘗問弼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文宣曰此言譏我高德正居要位弼不能下之乃至於衆前面折德正德正深以爲恨數言其短又令主書杜永珍密啓弼在長史日受人請屬大營婚嫁帝內銜之弼恃舊仍有公事陳請十年夏上因飲酒積其愆失遣使就州斬

之尋悔驛追不及子蕤遠徙臨海鎮次子臺卿先徙東豫州乾明初並得還鄴天統五年追贈弼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武平元年又贈驃騎大將軍謚曰文肅

蕤字子美學業不如弟臺卿而幹局過之武平中位大理少卿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吏部郎中隋開皇中終於開州刺史子公贍仕隋位安陽令公贍子之松大業中起居舍人臺卿列在隋史

房謨字敬放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本姓屋引氏少淳厚雖無造次能而沈深內敏魏正光末歷位昌平代郡太守所在著廉惠及六鎮亂謨率郡人入九嶝山結壘拒守時外無救援乃率所部奔中山遇鮮于脩禮之亂朝廷以謨得北邊人情以為假燕州事北轉至幽州南為脩禮所執仍陷葛榮榮敗爾朱榮啓授行冀州事尋除太寧太守榮死其黨徵兵謨不應前後斬其三使遣弟毓詣闕孝莊以毓為都督毓弟欽為行臺並持節詣謨同為經畧及京都淪覆為賊黨建州刺史是蘭安定執繫州獄蜀人聞謨被囚並叛安定於是給謨弱馬令軍前慰勞諸賊見謨莫不遥拜謨先齊乘馬安定別

給將士戰敗蜀人得之謂謨遇害莫不悲泣善養其馬不聽乘騎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馬也其結愛人心如此爾朱世隆聞而嘉之捨其罪以爲東北道行臺及爾朱氏敗濟州刺史侯景以謨先款附推謨降首謨以受眷爾朱不宜生爲反覆不從其計神武入洛乘遷潁川太守魏孝武帝入關神武以謨忠貞遣其弟毓爲大使持節勞問時軍國未寧徵發煩速至有數使同徵一物公私勞擾謨請事遣一使下自催勒朝廷從之徵爲丞相右長史以清直甚被賞遇謨悉心盡力知無不爲前後賜其奴婢多見放免神武後賜其生口多黥面爲房宜而付之神武討關右以謨兼大行臺左丞長史知故總知府省務天平三年行定州事請在左右拾遺補闕固不肯行神武責而罷之未幾出爲兖州刺史謨選用廉清廣帝恩信僚屬守令有犯必知雖號細密百姓安之轉徐州刺史始謨在兖州彭城慕其政化及爲刺史合境欣悅謨爲政如在暇立先是當州兵皆僚佐驅使飢寒死病動至千數謨至皆加檢勒不令煩擾以休假番代洗沐督察主司親自檢視又使傭賃令

作衣服終歲還家無不溫飽全濟甚多時梁魏和好使人入其界者咸稱歎之神武興諸州刺史書敘謨及廣平太守牟敦廣宗太守竇瑗平原太守許季良清能以爲勸勵謨曾啓神武以天下未寧宜降婚勳將收將士心深見納用魏朝以河南數州鄉俗絹濫退絹一疋徵錢三百人庶苦之謨乃表請錢絹兩受任人所樂朝廷從之徵拜侍中監國史謨無他才學每求退身不許尋兼吏部尚書加衛大將軍以子子遠罪解官久之詔復本將軍起爲大丞相左長史後除晉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又攝南汾州事先時境接西魏士人多受其官爲之防守至是普長鎮將及都督守令前後降附者三百餘人謨撫接殷勤人樂爲用爰及深險胡夷咸來歸服謨常以已祿物充其饗賚文襄嘉之聽用公物西魏懼乃增置城戍慕義者自相糾合擊破之自是龍門已北西魏戍皆平文襄特賜粟千石絹二百匹班示天下卒於州州府相帥贈物及車牛妻子遵其遺志拒而不納謨寡嗜慾貞白自守然內營家產足爲富贍不假官俸是以世稱清白贈司空謚曰文惠謨與子結婚盧氏謨

卒後盧氏將改適他姓有平陽廉景孫者少厲志節以明
經舉郡孝廉爲謨所重至是訟之臺府不爲理乃持繩
詣神廟前北面大呼曰房謨清吏忠事高祖及其死也
妻子見陵神而有知當助申之今引決訴於地下便以
繩自經於樹衛士見之救解送所司朝廷哀其至誠命
女歸房族謨前妻子子遠險薄謨甚嫌之不以爲子例
時以謨爲後妻盧氏所譖神武亦以責謨謨陳其惡神
武弗信自收驗之令與諸子同學久乃令還後與任胄
等謀殺神武事發神武歎曰知子莫若父信哉因上言
房謨鄭述祖李道璠等三家理宜從法竊以謨立身清
白履行忠謹鄭仲禮嚴祖庶見晚始收拾李世林生自
外養屬絕本宗二人特乞罪止一房魏帝許焉及謨卒
子廣嗣廣弟恭懿仕隋歷州縣有能名列在良吏傳
張纂字徽纂代郡平城人也初事爾朱榮又爲爾朱兆
長史使於神武遂被顧識及相州城拔參丞相軍事封
武安縣伯累遷神武行臺右丞從征玉壁大軍將還山
東至晉州忽遇寒雨士卒飢凍有死者州以邊禁不聽
入城時纂爲別使遇見輒令開門內之分寄人家給其

火食多所全濟神武聞而善之纂性便辟事神武二十餘歲通傳教令甚見親賞文宣時卒於護軍將軍

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初事爾朱兆神武討兆兆奔於秀容左右皆密通誠款唯亮獨無啓疏及兆敗竄於窮山令亮及倉頭陳山提斬其首以降皆不忍兆乃自縊於樹亮伏屍而哭神武嘉歎之授丞相參軍漸見親待委以書記之任天平中爲文襄行臺郎中典七兵事雖爲臺郎而常在神武左右遷行臺右丞高仲密之叛與大司馬斛律金守河陽周文時於上流放火船欲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皆載長鎖鎖施釘火船將至即馳小艇以釘釘之引鎖向岸火船不得及橋橋之獲全亮之計也武定初拜太中大夫薛琡嘗夢亮於山上挂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爲幽州乎數月亮出爲幽州刺史累遷尚書右僕射西南道行臺亮性質直勤力幹濟深爲神武文襄信委然少風格好財利父在左右不能廉絜及歷數州咸有贓貨之號天保初別封安定縣男位中領軍卒贈司空時霸府又有趙起徐遠者並見任委起廣平人性沈謹神武頻以爲

相府騎兵二局典兵馬十餘載至文宣即位累遷大鴻
臚卿雖歷九卿侍中常以李宮監兵馬出內居腹心寄
與二張相亞武平中卒於師贈都督滄州刺史遠廣寧
人爲丞相騎兵參軍深爲禪武所知累遷東楚州刺史
政有惠惠郭邑大火城人亡產業遠窮自赴救對之流
涕仍爲經營皆得安立卒於衛尉卿
張曜字靈光上谷昌平人也少貞謹韓軌爲御史勃州
府僚佐及軌左右以贓掛網者百餘人唯曜以清白免
天保初賜爵都鄉男累遷尚書右丞文宣曾因近出令
曜居守帝夜還曜不時開門勒兵嚴備帝駐蹕門外久
之催迫甚急曜以夜深眞僞難辨須火至識面門乃可
開於是獨出見帝帝笑曰卿欲學郅君章邪乃使曜前
開門然後入深嗟賞之賜以錦綵太寧初遷祕書監曜
歷仕累朝奉職恪勤咸見親待未嘗有過每得祿賜輒
散宗族性節儉率素車服飲食取給而已好讀左氏春秋
月一偏時人比之賈梁道趙彥深嘗謂之曰君研深左氏
豈求服虔杜預之紕繆乎曜曰何爲其然乎左氏之書
備敘前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勵己溫習

非欲詆訶古人得失也天統初奏事遇暴疾仆於御前帝下坐臨視呼數聲不應帝泣曰失我良臣也旬日卒贈右僕射謚曰貞簡

王峻字巒嵩靈丘人也明悟有幹畧歷事神武文襄爲相府佐賜爵北平男除營州刺史營州地接邊賊數爲人患峻至州遠設斥堠廣置疑兵賊不敢發合境獲安晃是刺史陸士茂詐殺室韋八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絶至是峻要其行路大破之虜其酋帥厚加恩禮放遣之室韋遂獻誠款朝貢不絶峻有力焉蠕蠕主菴羅辰東徙峻設伏大破之於此道走歷位尚書河清中歷位南道行臺坐違格私度禁物并盜截軍糧有司定處斬刑家口配没詔決鞭一百除名配甲坊蠲其家口武平中卒於侍中贈司空

王紘字師羅太安狄那人也父基頗讀書有智畧初從葛榮與周文甚相知及周文據關中神武遣基與長史侯景同往焉周文留基不遣後乃逃歸歷南益北豫二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斂然性和直吏人不甚怨苦後爲奴所害贈吏部尚書紘善騎射愛文學性敏捷年十三

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貞撫其背曰讀何書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爲下不亂元貞曰吾豈驕乎紘曰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貞稱善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爲當左右尚書敬顯儁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應是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主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賜以名馬興和中文襄召爲庫直奉朝請文襄遇禍紘冒刃捍禦以忠節進爵平春縣男頻爲文宣所知爲領左右都督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紘曰亦有大苦帝曰何苦紘曰長夜荒飲不悟國破是謂大苦帝默然後責紘曰爾與紇奚舍樂同事我兄舍樂死爾何不死紘曰君亡臣死自是常節但賊堅力薄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獻反縛之長廣王捉頭帝手尺將下紘呼曰揚遵彥崔季舒逃難官至僕射尚書冒死効命之士猶見屠戮曠古未有此事帝投刃於地曰王師羅不得殺遂捨之後拜驃騎大將軍武平初加開府儀同三司上言突厥與周男女來往必相影響南北寇邊宜爲之備五年陳人寇淮南封輔

相議討之紘曰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莫若薄賦省徭息人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鼓之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清豈直江南僞陳而已高阿那肱謂衆曰從王武衛者南席衆皆同焉尋兼侍中聘周使還即正未幾卒紘好著述作鑒誡二十四篇

敬顯儁字孝英陽平太平人也少英俠從神武信都義舉歷位度支尚書神武攻鄴顯儁督造土山以功封永安縣侯出內多歷顯官所在著名河清中卒於兗州刺史子長瑜武成時爲廣陵太守多所受納刺史陸駿將表劾之以貨事和士開士開以書屏風許爲長瑜獻武成大悅駿表尋至遂不問遷合州刺史陷於陣卒子德亮齊亡後負屍歸德亮隋開皇初卒於尚書郎

平鑒字明遠燕郡薊人也祖斑魏安平太守父勝安州刺史鑒少聰敏受學於董陰徐遵明受詩禮於弘農楊文懿通大義不爲章句雅有豪俠氣孝昌末見天下將亂乃之洛陽與慕容儼以客騎馬爲業兼習弓矢鑒性巧夜制胡畫以供衣食戟奔爾朱榮榮大奇之以軍功

累遷襄州刺史神武起義信都鑒棄郡來歸神武謂曰
日者皇綱中弛公早已竭誠今爾朱披猖遂能捨逆從
善搖落之時方識松筠之節啓授本官文襄輔政封西
平縣伯遷西懷州刺史鑒奏請於州西故軹關道築城
以防晷西寇朝廷從之尋西魏將楊檦來攻時新築之城
糧仗未集城舊乏水衆情大懼南門內有大井隨沒即
竭鑒乃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而井泉湧溢有異於常
合城取足揚示敵人將士既覩非常勇氣自立楊檦敗
[illegible]勤進開府儀同三司累遷揚州刺史其妻生男鑒因
喜酣醉擅免境內囚誤免關中繫作二人醒而知之上
表自劾文宣特原其罪賜犢百頭牛二百口酒百石令
作樂河清二年重拜懷州刺史時和士開使求鑒愛妾
阿劉即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爲
身計不得不然後卒於都官尚書贈司空謚曰文子子
敬嗣子敬輕險無行姦穢所至禽獸不若隋開皇中[illegible]
晉州行參軍爲并州總管秦王所殺
唐邕字道和太原晉陽人也其先自晉昌徙焉父靈[illegible]
魏壽陽令邕貴贈司空公邕少明敏有才幹初直神武

外兵曹以幹濟見知擢爲文襄大將軍督護文襄崩事
出倉卒文宣部分將校鎮壓四方夜中召邕支配造次
便了帝甚重之天保初稍遷給事中兼中書舍人封廣
漢男及從征突厥黃門侍郎袁孟舊典騎兵事至是爲
割配遲留鞭杖一百仍令邕監騎兵事以孟賜邕文宣
頻年出塞邕必陪從專掌兵機識悟閑明承受敏速自
督將以還軍吏以上勞効由緒無不諳練每有顧問占
對如響或於御前簡閱雖三五千人邕多不執文簿暗
唱官位姓名未嘗繆誤七年於平陽隄講武令邕總爲

諸軍節度事畢仍監宴射之禮帝親執其手引至太后
前坐於丞相翻律金之上啓太后云唐邕彊幹一人當
千仍別賜錦綵錢帛邕非唯彊濟明辨然亦善揣上意
取進多塗是以恩寵日隆委任彌重帝又嘗對邕白太
后云唐邕分明彊幹每以軍機大事手作文書口具處
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之中六度賜物又嘗解所
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欲與卿共敝并州幸晉陽
除兼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文宣嘗幸并州登童
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是何等城或曰此是金城湯池

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也其見重如此
後語邕云高德正妄說卿短而薦主簿郭敬朕已殺之
卿勿學既久欲除卿作州頻勑楊彥遵更除一人堪代
卿著遵彥云偏訪文武如卿之徒實不可得所以遂停
此意卿宜勉之帝或時切責大臣有不稱旨者云觀卿
舉措不中與唐邕作奴其見賞遇多此類孝昭作相署
相府司馬皇建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於華林園射特
賜邕金帶寶器服玩五百種大寧元年除大司農卿河
清元年突厥入寇遣邕驛赴晉陽簽集兵馬在路聞虜

將逼邕斟酌事宜改勑更促期會由此兵士限前畢集
後拜侍中并州太中正護軍將軍從武成幸晉陽帝至
武軍驛因醉責虞候都督范洪將殺之邕諫以為若非
酒行戮雖殘誅人無所怨假實有大罪因酒殺之恐招
橫議洪因得免死邕又以軍人教習田獵依令十一月
日別三圍以為人馬疲弊奏請每月兩圍又奏河陽晉
州與周連境請於河陽懷州永橋義寧烏籍各徙六州
軍人并家立軍府安置以備機急之用武成並從之未
幾出為趙州刺史侍中護軍大中正悉如故帝謂邕曰

朝臣未有帶侍中護軍中正作州者以卿舊勳故有此
舉放卿百餘日休息至秋間當即追卿還邕政頗嚴酷
然抑挫豪彊公事甚謹尋除中書監仍侍中遷尚書右
僕射武平初坐斷事阿曲爲御史所劾除名久之以舊
恩復除將軍開府累遷尚書令封晉昌王高思好搆逆
令邕赴晉陽監勒諸軍事平録尚書事屬周師來攻洛
陽右丞相高阿那肱率兵赴援邕配割不甚從允因此
有隙那肱譖之由是被疎七年車駕將幸晉陽勑解律
孝卿總知騎兵事多自決不相詢訪邕自恃從霸朝以

來常與樞要歷事六帝恩遇甚重一旦爲孝卿所輕負
氣鬱怏形於辭色帝從平陽敗後狼狽還鄴邕懼那肱
譖愬恨孝卿輕己遂留晉陽不從與莫多婁敬顯等立
安德王延宗爲帝倍宿城陷邕遂降周依例授上開府
儀同大將軍再遷戶部轉少司馬封安福郡公遷鳳州
刺史隋開皇初卒贈鳳州刺史邕性識明敏通解時事
齊氏一代典執兵機凡是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彊弱多
少番代往還及器械精麤糧諸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
知自太寧以來奢侈麤費比及武平之末府藏漸虛邕

度支取捨大有裨益然既被任遇意氣漸高其未經府寺陳訴起覽辭牒條數甚多俱爲憲臺及左丞彈劾並御注放免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大尉記室參軍平濤並爲徵官錢違限邑各杖百二十齊時宰相未有樞機朝士者至是大駭物望三子長子君明開府儀同三司開皇初卒於應州刺史次子君徹中書舍人隋戎順二州刺史大業中卒於虎賁郎將少子君德以邑降周伏法齊朝因神武作相丞相府外兵曹騎兵曹分掌兵馬及天保受禪諸司咸歸尚書惟此二曹不廢令唐邕白建字彥舉太原安邑人初入丞相府任騎兵曹典文帳明解書計爲同局所推天保末兼中書舍人孝昭輔政除大丞相騎兵參軍河清二年除員外散騎常侍仍舍人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州牧悉是細馬合數萬匹在五臺山北柜谷中避賊賊退勑建送馬定州付人養飼建以馬瘦違勑以便宜從事戎馬無損建有力焉武平末歷位尚書特進侍中中書令封高昌郡公父長命

建主之謂之外兵省騎兵省其後邕建位望轉隆各置省令中書舍人分判二省事故世人稱唐白云

贈開府儀同三司都官尚書定雖無他材伎勤於在公
以溫柔自處與唐邕俱以典執兵馬致位卿相諸子幼
弱俱爲州郡主簿男女婚嫁皆得勝流卒贈司空
元文遥字德遠河南洛陽人魏昭成皇帝六世孫也五
世祖常山王遵父晞有孝行父卒廬於墓側而終文遥
貴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謚曰孝文遥敏慧夙
成濟陰王暉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暉業嘗大會賓客
時有人將何遜集初入洛諸貿皆贊賞王召河間邢邵
命文遥誦之幾徧可得文遥一覽便誦時年始十餘歲
濟陰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何如邢云此殆古來未有
起家員外散騎侍郎遭父喪服闋除太尉東閤祭酒以
天下方亂遂解官侍養隱於林慮山武定中文襄召爲
大將軍府功曹齊受禪於登壇所授中書舍人宣傳文
武號令楊遵彦每云堪解鍾鼎侯印者必在斯人後忽中
旨幽縶竟不知所由如此積年文宣後自行禁獄執手
愧謝親解所著金帶及御服賜之即日起爲尚書祠部
郎中孝昭攝政遷大丞相府功曹參與機密及踐阼除
中書侍郎封永樂縣伯參軍國大事及帝大漸與平秦

王歸彥趙郡王叡等同受顧託迎立武成武成即位任遇轉隆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天統二年詔特賜姓高氏屬籍宗正子弟依例歲時入廟朝祀再遷尚書左僕射進封寧都郡公仍侍中文遥歷事三主明達世務每臨軒大集多令宣勑號令文武聲韻高明發吐無滯然探測上旨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爲知音所重齊因魏制宰縣多用厮濫至於士流耻居百里文遥以縣令爲守民之切遂請董選於是密令搜揚貴游子弟發勑用之猶恐其披訴總召集神虎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爲縣自此始也既與趙彥深和士開同被任遇雖不如彥深清正守道又不爲士開貪淫亂政在於季孟之間然性和厚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之下初文遥自洛遷鄴唯有地十餘頃家貧所資衣食魏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遥即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遥大驚追加撫慰還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爲閑田至後主嗣位趙郡王叡婁定遠等謀出和士開文遥亦參其謀叡見殺文遥由是出爲西兖州刺史詣士開別

開曰處得言地使元家兒作令僕深負朝廷既言而
仍執手慰勉之猶慮文遥自疑用其子行恭爲尚書
郎以慰其心士開死自東徐州刺史徵入朝竟不用卒
行恭美姿貌有父風兼俊才位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
并亡與陽休之等十八人同入關稍遷司勳下大夫隋
開皇中位尚書郎坐事徙瓜州而卒行恭少頗自驕恣
又遥令與范陽盧思道交游文遥嘗謂思道云小兒比
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
答云六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

性所得行恭弟行如亦聰慧早成武平末位著作佐
趙隱字彥深自云南陽宛人漢太傅喜之後高祖父難
爲齊州清河太守有惠政遂家焉清河後改爲平原故
爲平原人也隱避齊廟諱故以字行父奉伯仕魏位中
書舍人行洛陽令彥深貴贈司空彥深幼孤貧事母甚
孝年十歲曾候司徒崔光光謂賓客曰古人觀聆之以
知人此人當必遠至性聰敏善書計安閑樂道不雜交
游爲雅論所歸服昧爽輒自掃明外不使人見率以爲
常初爲尚書令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

欲將入觀省舍彥深輒無遷衣帽穿弊子如給之用爲書
令史月餘補正令史神武在晉陽案二史子如舉彥深後
拜子如開府參軍超拜水部郎及文襄爲尚書令攝令選
沙汰諸曹郎彥深以地寒被出爲諸州別駕辭不行子
如言於神武徵補大丞相功曹參軍專掌機密文翰多
出其手稱爲敏給神武曾與對坐遣造軍令以手捫其
額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每謂司徒孫騰曰彥深
小心恭謹曠古絕倫及神武崩祕喪事文襄慮河南有
變仍自巡撫乃委彥深後事轉大行臺都官郎中臨發

握手泣曰以母弟相託幸得此心既而內外寧靜彥深
之力及還發喪深加褒美乃披郡縣簿爲選封安國縣
伯從征潁川時引水灌城城雉將沒西魏將王思政猶
欲死戰文襄令彥深單身入城告喻即日降之便手牽
思政出城文襄大悅先是文襄謂彥深曰吾昨夜夢獵
遇一羣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爲吾
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文襄笑曰夢驗矣即解思政佩
刀與彥深曰使卿常獲此利文宣嗣位仍典機密進爵
爲侯天保初累遷祕書監以爲忠謹每郊廟必令兼太

僕執御陪乘轉大司農帝或巡幸即輔（充員）太子知後事
爲東南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爲政尚恩信爲吏民所
懷多所降下所營軍處士庶追思號趙行臺頓文宣璽
書勞勉徵爲侍中仍掌機密河清元年進爵樂安公累
遷尚書左僕射齊州大中正監國史遷尚書令位特進
封宜陽王武平二年拜司空爲祖珽所間出爲西兖州
刺史四年徵爲司空轉司徒丁母憂尋起爲本官七年
六月暴疾薨時年七十彥深歷事累朝掌參機近溫柔
謹愼喜怒不形於色自皇建已還禮遇稍重每有引見

或升御榻常呼官號而不名也凡諸選舉先令銓定提
奬人物皆以行業爲先輕薄之徒弗之齒也孝昭既執
朝權羣臣密多勸進彥深獨不致言孝昭嘗謂王晞云
若言衆心皆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彥深有語晞以告彥
深彥深不獲已陳請其爲時重如此常遜言恭已未嘗
以驕矜待物所以或出或處去而復還母傅氏雅有操
識彥深三歲傳便嬭居家人欲以改適自誓以死彥深
五歲傳謂之曰家貧兒小何以能濟彥深泣而言曰若
天哀矜兒大當仰報傳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大

常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家訓得至於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後爲宜陽國太妃彥深有七子仲將知名沈敏有父風溫良恭儉雖見妻子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學涉羣書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即似相輕忽若當家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彥深乞轉萬年縣子授之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隋開皇中位吏部郎終於安州刺史齊朝宰相芳始令終唯彥深一人然諷朝廷以子叔堅爲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珽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穢我鳳池然叔堅身才最劣

祖珽字孝徵范陽遒人也父瑩魏贈尚書左僕射司徒自有傳珽神情機警詞藻遒逸少馳令譽爲當世所推起家祕書郎對策高第爲尚書儀曹郎中典儀注嘗爲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製清德頌其文典麗由是神武聞之時文宣爲并州刺史署珽開府倉曹參軍神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爲僚類所賞時神武送魏蘭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主遠

嫁詩二首斑皆和之大爲時人傳詠斑性踈率不能廉
謹守道倉曹雖云州局及受山東課輸由此大有受納
豐於財産又自解彈琵琶能爲新曲招城市年少歌儛
爲娛游集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爲
聲色之游諸人嘗就斑宿出山東大文綾并連珠孔雀
羅等百餘匹令諸嫗擲摴蒱賭之以爲戲樂參軍元景
獻故尚書令元世儁子也其妻司馬慶雲女乃魏孝靜
帝姑博陵長公主所生斑忽迎景獻妻赴席與諸人遞
授亦以貨物所致其豪縱淫逸如此常云丈夫一生不

負身已文宣罷州斑例應隨府規爲倉局之間致請於
陳元康元康爲白由是還任倉曹斑又委體附參軍事
攝典籤陸子先爲畫計請糧之際令子先宣教出倉粟
十車爲寮官捉送神武親問之斑自言不署歸罪子先
神武信而釋之斑出而言曰此丞相天緣明鑒然實孝
徵所爲性不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
遂藏銅疊二面廚人請搜諸客果於斑懷中得之見者
以爲深耻所棄老馬常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
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斑早狎於衆中嘲斑曰鄉那

得如此詭異者馬年十歲猶號騮駒姦耳順尚稱娘子
于時諠然傳之後爲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寮屬於
坐失金匜羅竇秦令飲酒者皆脫帽於斐髻下得之裨
武不能罪也後爲祕書丞領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請賣
華林徧略文襄多集書人一百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
須也斐以徧略數帙質錢攜補文襄校之四十又與令
史李雙倉督成祖等作晉州啓請粟三千石代功曹參
軍趙彥深宣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與籤高景略疑
其不實密以問彥深彥深答都無此事遂被推檢斐郎

引伏神武大怒決鞭二百配甲坊加鉗錮其穀倍徵未
及科會并州定國寺成神武謂陳元康溫子昇曰昔作
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
康因薦斐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草一
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問然猶
免官散參相府文襄嗣事以爲功曹參軍及文襄遇害
元康被傷創重倩斐作書屬家累事并云祖喜邊有少
許物宜早索取斐乃不通此書喚祖喜私問得金二十
五挺唯與祖喜二挺餘盡自入又盜元康家書數千卷

祖喜懷恨遂告元康二弟叔謙李璩等叔謙以語楊愔
愔嚬眉答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文宣作相珽擬補
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而諮取教判并盜官徧略一部
時又除珽祕書丞兼中書舍人遷鄴後其事皆發文宣
即付從事中郎王士淹推檢并書與平陽公淹令録珽付
禁勿令越逸淹遣田曹參軍孫子寬往喚珽受命便爾
私逃黄門高德正副留臺事謀云珽自知有犯驚竄是
常但宣一命向祕書稱奉并州約束須五經三部仰丞
親檢校催遣如此則珽意安夜當還宅然後掩收珽果
如德正圖遂還宅薄晚就家掩之縛珽送廷尉據犯枉
法處絞刑文宣以珽伏事先世諷所司命特寬其罰遂
奏免死除名天保元年復被召從駕依除免例參於晉
陽珽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藝莫不措懷文章之
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充是所
長帝雖嫌其數犯刑憲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掌詔
誥珽通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勑令裴英推問元規
以應對忤旨被配甲坊除珽尚藥丞尋遷典御又奏造胡
桃油復爲割藏免官文宣每見之常呼爲賊文宣崩普

遷勞舊除爲寧武太守會楊惰等誅不之官授著作郎
數上密啓爲孝昭所忿約中書門下二省斷珽奏事珽
善爲胡桃油以塗畫爲進之長廣王因言殿下有非常
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謂曰若然當使兄大富
貴及即位是爲武成皇帝擢拜中書侍郎帝於後園使
珽彈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爲安
德太守轉齊郡太守以母老乞還侍養詔許之會南使
入聘爲申勞使尋爲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
掌詔誥力珽於乾明皇建之時知武成陰有大志遂深
自結納曲相祗奉武成於天保世頻被責心常銜之珽
至是希旨上書請追尊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高祖文
宣皇帝改爲威宗景烈皇帝以悅武成武成從之時皇
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爲嗣武成以後主體正居長
難於移易珽私於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二宮車一
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求策焉珽曰宜說主上云
文襄文宣孝昭三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
大位以定君臣吾事成中宮少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
君且微說令主上粗解珽嘗自外表論之士開許諾因

有彗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徵斑於是上書言陛
下雖爲天子未是極貴案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
舊革政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
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
祕書監加儀同三司六袠親寵既見重二宮遂忘於宰
相并與黄門侍郎劉逖友善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彦深
侍中左僕射元文遥侍中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懼
不敢通其事頗泄彦深等先詣帝自陳帝大怒執斑詰
曰何故毀我士開斑因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心

毀之陛下今既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遥彦深
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與吏部尚書尉瑾内外交通共
爲表裏賣官鬻獄政以賄成天下歌謡若爲有識所知
安可聞於四裔陛下不以爲意臣恐大齊之業隋亡矣帝
曰爾乃誹謗我斑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
其儉餓故收養之斑曰何不開倉賑給只買取將入後
宮乎帝益怒以刀鐶築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大呼曰
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殺臣臣爲
陛下合金丹遂少獲寬放斑又曰陛下有一范曾不能

用知如何帝又怒曰卿自作范曾以我爲項羽邪斑曰
項羽人身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至耳項羽布衣率烏
合之衆五年而成霸業陛下藉父兄資財得至此臣以
謂項羽亦易可輕臣何止方於范曾縱擬張良亦不能
及張良身傅太子猶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疎
外之人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爲太上子居
宸扆於已及子俱保休祚嚴爾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怒
令以土塞其口斑且吐且言無所忌撓乃鞭二百配罪
坊三年徙於光州刺史李祥勳遇之甚厚別駕張奉禮希

大臣意上言癸雖爲流囚常與刺史對坐勑報曰牢掌
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爲深院置諸內舍加防禁拴梏
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中以藜菁子燭薰眼
因此失明武成崩後主憶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
萱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婆愛幸斑乃遺陸媼弟悉達書
曰趙彥深心腹陰沈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宜得平安
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斑能決大事欲以爲謀
主故棄除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媼言於帝曰文襄文宣
孝昭三帝冀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實由祖

孝徵又有大功宜重報之孝徵心行雖薄奇畧出人緩急眞可憑仗且其雙言必無反意請喚取問其謀計帝從之入爲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死後仍說陸媼出彥深以珽爲侍中在晉陽通密啓請誅琅邪王其計既行漸被任遇又靈太后之被幽也珽欲以陸媼爲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爲太姬言之謂人曰太姬雖云婦人實是雄傑文媼以來無有也大姬亦稱珽爲國師國寶由是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幹給

兵七十人所住宅在義井坊旁拓隣居大事備等皆委珽自往案行勢傾朝野制律光甚惡之遇見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欲作何計數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勉分兵馬趣令嘗與吾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誤國家事又珽頗聞其言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謠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問珽珽證實又說謠云高山崩擲樹舉盲老公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珽并云盲老公是臣自云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事老母似道女侍中

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并令高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府參軍封士讓啓告光反遂滅其族
斑又附陸媪求爲領軍後主許之詔須覆述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元海語侯呂芬穆提婆云孝徵漢兒可見　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旦面奏具陳斑不合之狀并書斑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無大臣體斑亦求面見帝令引入斑自分疎并云與元海素嫌必是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曰然斑列元海與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準令張叔畧等結朋樹黨遂除子華信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守叔畧南營州錄事參軍陸媪又唱和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斑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令中要數人扶侍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及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事隳壞斑推崇高望官人稱職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奏罷京畿府併於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推誠延士爲

致安之方陸媼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
伯律令劾主書王子沖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贓罪
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媼猶恐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
黨爲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爲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
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爲御史中丞陸媼聞而懷怒白
方排毀即出君瑜爲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
鎮梁州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沖釋而不問珽日以
益疎又諸宦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後主問諸大姬
懷嘿不對三閤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陛下問道

孝徵多才博學言爲善人故舉之比來看之極是罪過
人實難容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鳳檢案得其詐出勑受
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解珽侍中僕射出爲
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分疎韓長鸞積嫌於珽遣人推出
柏閣珽固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
立珽於朝堂大加誚責上道後復令追還解其開府儀
同三司直爲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珽不閉城
門守陴者皆令下城靜坐街巷禁絕人行雞犬不聽鳴
吠賊無所聞見莫測所以或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至

夜斑忽令大叫鼓譟諠天賊衆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率
衆向城斑乘馬自出令録事參軍王君植率軍馬仍親
臨戰陣賊先聞其盲謂爲不能拒抗忽見親在戎行彎
弧縱鏑相與驚惟畏之而罷時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
陷沒賊雖知危急不遣救援斑且守且戰十餘日賊竟
奔走斑卒保全卒於州子君信涉獵書史多諸雜藝位
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中書郎斑出亦見廢免君
信弟君彥容貌短小言辭澁訥少有才學隋大業中位
至東平郡書佐郡陷翟讓因爲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
爲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及密敗爲王世充所殺斑
弟孝隱亦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機警有口辯
兼解音律魏末爲兼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
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
盧元景之徒並降階攝職更遞司賓孝隱少處其中物
議稱美孝隱從父弟茂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爲時
所重太寧中以經學爲本鄉所薦除給事中以疾辭仍
不復任斑受任寄故令呼茂茂不獲已暫來就之斑欲
奏爲官茂引逃去斑族弟崇儒涉學有辭章少以局幹

知名武平末位司州別駕通直常侍入周爲宕昌郡太守隋開皇初終宕州長史

赫連子悅字士欣赫連勃勃之後也神武起兵時爲濟州別駕勸刺史侯景赴神武後除林慮太守文襄往晉陽由郡境問所不便子悅云臨水武安去郡遥遠山嶺重疊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文襄笑曰卿徒知便人不覺損幹子悅曰所言者人所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公心文襄善之乃勑依事施行自是人蠲近便行路稱之天保中爲揚州刺史先是城門早閉晚開廢於農作子

悅到乃命以時開閉人吏便之累遷鄭州刺史政爲天下之最入爲都官尚書鄭州人馬子韶崔孝武等八百餘人請立碑頌德有詔許焉加位開府歷行北豫州事兼吏部尚書子浣在官唯以清勤自守既無學術又闕風儀人倫清鑒去之彌遠一旦居銓衡之首大招物議由是除太常卿兼侍中聘周使主卒子仲章中書舍人

馮子琮字子琮長樂信都人北燕主馮弘之後也祖嗣興相州刺史父靈紹度支郎太中大夫子琮貴贈開府儀同三司子琮性識聰敏爲外祖滎陽鄭伯猷所異初

襲爵滎陽縣子天保初改爲長安縣男皇建初爲尚書
駕部郎中攝庫部孝昭曾閱簿領試令口陳子琮闇對
無有遺失時梁丞相王琳歸國孝昭詔子琮觀其形埶
琳即與赴鄴甚見嘉賞子琮妻胡皇后姊也故詔與胡
長粲輔導太子後轉太子中庶子天統元年武成禪位
後主謂子琮曰少君左右宜得正人以卿心存正直今
以後事相委再遷散騎常侍奏門下事尋兼并省祠部
尚書後與胡長粲有隙武成深誡之曰辰亡齒寒勿復
如此武成在晉陽既居舊殿少帝未有別所詔令琮監

造大明宮宮成武成親自巡幸恠其不甚宏麗子琮對
曰至尊幼年纂承大業欲令敦行節儉以示萬邦兼此
北連天闕不宜過復崇峻武成稱善又詔子琮監議五
禮與趙郡王叡分爭異同略無降下大爲識者所鄙及
武成崩和士開祕喪三日子琮問其故士開引神武文
襄初崩並祕不舉喪至尊年少恐王公懷貳欲追集然
後詳議時趙郡王叡先預帷幄之謀子琮素知士開忌
叡及領軍婁定遠恐其矯遺詔出叡外任奪定遠禁衛
權因荅云大行神武之子今上又是先皇禪位羣臣富

貴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一無改易必無異望世異事
殊不得與霸朝相比且公不出宮門已經數日并遐之
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及發喪元文遥以子
琮太后妹夫恐其奬成太后干政說趙王叡及和士開
出之拜鄭州刺史既非後主本意賞賜甚厚仍轉滄州
別駕封寧都縣伯未幾太后爲齊安王納子琮長女爲
妃子琮因請假赴鄴遂授侍中轉吏部尚書其妻時親
放縱請謁公行賄貨塡委守宰除授先定錢帛多少然
後奏聞其所通致事無不允子琮亦不禁制又廣拓傍
增修宅宇以夜繼晝未曾休息解律光將兵度平陸
至龍門周有移書別須籌議詔子琮乘傳至軍與周將
韋孝寬面相要結龍門等五城因此內附後主以爲子
琮之功封昌黎郡公遷尚書右僕射仍攝選侍中如故
和士開居要日久子琮舊所附託中雖阻異其後還相
彌縫士開弟士休與盧氏成婚子琮檢校趨走與士開
府僚不異是時內外官除授多由士開奏擬子琮既恃
內戚兼帶選曹自擅權寵頗生間隙時陸媼熱震天下
太后與之結爲姊妹而和士開與太后有醜聲子琮欲

陰殺陸媼及士開因廢帝而立琅邪王儼以謀告儼儼許之乃矯詔殺士開及儼見執言子琮教之太后怒又使執子琮遣右衛大將軍侯呂芬就內省以弓弦絞殺之使內參以庫車載儼歸其家諸子方握槊聞庫車來以為賜物大喜開視乃哭子琮微有識鑒頗慕公正及位望轉隆宿心頓改擢引非類以為深交縱其子弟官位不依論次又專營婚媾歷選上門例以官爵許之旬月便驗頓丘李克范陽盧思道隴西李胤伯李子希滎陽鄭庭堅並其女壻皆至超遷其驕縱如此祖珽先與琮有隙於後具奏此事諸子並坐除名太后以為言又被擢用子琮有五子慈明最知名隋大業末死節列在忠義傳中

辛術字懷哲隴西狄道人也父琛魏南梁太守自有傳術少明敏有識度解褐司空胄曹參軍與僕射高隆之共典營構鄴都宮室術有思理百工勉濟再遷尚書右丞出為清河太守政有能名追授并州刺史遭父憂去職清河父老數百人詣闕上書請立碑頌德文襄嗣事與尚書左丞宋游道中書侍郎李繪等並追詣晉陽俱

爲上客累遷散騎常侍魏武定六年侯景叛除東南道行臺尚書封江夏縣男與高岳等破侯景禽蕭淵明遷東徐州刺史爲淮南經畧使天保元年侯景徵江西租稅術率諸軍度淮斷之燒其稻數百萬石還鎮下邳人隨術北度淮者三千餘家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聞之勑術自今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者刺史先啓聽報以下先斷後表聞齊代行臺兼總民事自術始也安州刺史臨清太守盱台蘄城二鎮將犯法術皆案奏繩之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貲財盡賜術三辭不見許術乃送詣所司不復以聞邢邵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及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攜安撫城鎮相繼款附前後二十餘州於是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於太廟此璽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漢相傳又歷魏晉晉懷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于建鄴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

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授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送于術故術以進焉尋徵爲殿中尚書領太常卿仍與朝賢議定律令遷吏部尚書食南兖州梁郡幹遷鄴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未能盡美文襄少年高朗所蔽者踈袁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下不遺考之前後銓衡在術最爲折衷甚爲當時所稱舉天保末文宣嘗令術選百官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子人無謗讟其所旌擢後亦皆致通顯術清儉寡嗜慾勤於所職未嘗暫懈臨軍以威嚴牧人有惠政少愛文史晚更勤學雖在戎旅手不釋卷及定淮南凡諸貨物一毫無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氏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之徒名畫二王已下法書數亦不少俱不上王府唯入私門及還朝頗以饟遺貴要物議以此少之十年卒年六十皇建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監青州刺史子閣卿尚書郎閣卿弟衡卿有識學開府參軍事隋大業初卒於太常丞

裴讓之字士禮河東聞喜人也父佗仕魏歷趙郡太守荊州刺史有惠政列在循吏傳中讓之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其母辛氏泣撫之曰棄親滅性得爲孝子乎由是自勉辛氏高明婦人又閑禮度夫喪諸子多幼弱廣延師友或親自教授內外親屬有吉凶禮制多取則焉讓之少好學有文情清明俊辯早得聲譽魏天平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爲太原公開府記室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彌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警拔裴趙郡爲不亡矣梁使至嘗令讓之攝主客郎酬應閑雜爲時所稱頃之弟諏之奔關右讓之兄弟皆拘繫齊神武問云諏之何在答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盡心所事況讓之老母在此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爲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歷文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常侍聘梁文襄嘗入朝讓之導引容儀醞藉文襄目之曰士禮佳舍人也遷長兼中書侍郎領舍人齊受禪靜帝遜居別宮與諸臣別讓之流涕歔欷以

參掌儀注封寧都縣男帝欲以爲黄門侍郎或言其體重不堪趨侍乃除清河太守至郡未幾楊愔謂讓之諸弟曰我與賢兄交款企聞善政適有人從清河來云姦吏斂迹盜賊清靜朞月之期翻更非遠清河有二豪吏田轉貴孫舍興父吏姦猾多有侵削因事遂脅人取財計贓依律不至死讓之以其亂法殺之時清河王岳爲司州牧遣部從事按之侍中高德政舊與讓之不協奏言當陛下受禪之時讓之尚戀魏朝嗚咽流涕比爲内官情非所願既而楊愔請救之云罪不應死文宣大怒謂愔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冢邪於是朝臣無復敢言者事奏竟賜死於家諏之字士正少好儒學釋褐太學博士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罷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於裴生矣楊愔合門改葬託諏之頓作十餘墓誌文皆可觀讓之諏之及皇甫和和弟亮並知名於洛下時人語曰諏勝於讓和不如亮司空高乾致書欲相屈爲户曹參軍諏之復書不受署沛王開大司馬府辟爲記室遷鄴後諏之留在河南西魏領軍獨孤信入

據金墉以諏之爲開府屬號曰洛陽遺彥信敗諏之居南山洛陽刺史王元軌召爲中從事西師忽至尋退遂隨西師入關周文以爲大行臺倉曹郎中卒贈徐州刺史諏之弟讞之字士平七歲便勤學早知名累遷司徒主簿楊愔每稱歎曰河東士族京官不少唯此兄弟全無鄉音讞之雖年少不妄交游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贍爲忘年友孝昭捍宮將還鄴轉儀曹郎尤悉歷代故事儀注喪禮皆能裁正爲許昌太守賓客過郡出私財供給無賦於民去日爲百姓所懷齊亡仕周卒伊川太守讞之弟謀之字士令少有風格邢邵每云我裴四武成爲開府辟爲參軍掌書記謀之弟訥之字士言純謹有局量弱冠爲平原公開府墨曹掌書記從至并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訥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悸請急還而還當時以爲孝感文宣踐阼幸晉陽皇太子監國留訥之與杜臺卿並爲齋帥領東宮管記轉太子舍人奏中書舍人事衛尉杜弼被其家客誣云有怨言誹訕時政并稱訥之與弼交好頗知之坐免官卒天統中追贈平州刺史長子樊出後讓之次

子矩最知名隋史有傳訥之弟謁之字士敬少有志節好直言文宣末年昏縱朝臣罕有言者謁之上書正諫言甚切直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謁之辭色不變帝曰癡漢何敢爾楊愔曰此子望陛下殺之以取後世名帝投刀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名我終不成爾名也遣人送出齊亡卒於壺關令皇甫和者字長諧安定朝那人其先因官寓居漢中祖遵西齊梁二州刺史父徽字子玄梁安定略陽二郡守魏正始二年隨其妻父夏侯道遷入魏道遷別上勲書欲以徽為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含榮實內愧於心遂拒而不許梁州刺史牟靈祐重其敦實表為征虜府司馬卒和年十一而孤母夏侯氏方明有禮則親授以經書及長沈靜有雅量尤明禮儀宗親吉凶多相諮訪卒於濟陰太守子聿道以幹局知名位廣平令隋大業初比部郎和弟亮字君翼九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神武起義為大行臺郎中亮率性任真不樂劇職除司徒東閤祭酒思還鄉里啓乞梁州褒中郡本郡也後降梁以母兄在北求還梁武不奪也至鄴無復宦情遂入白鹿山恣泉石之賞縱酒賦詩超

然自樂復爲尚書殿中郎攝儀曹事以參撰禪代儀注
封榆中男亮疎慢自任無幹務才每有禮儀大事常令
餘司攝焉性質朴純厚終無片言矯飾屬有勑下司各
列勤惰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兩一
日醉一日病酒文宣以其恕實優容之杖經三十而已
所居宅洿下標榜賣之將買者或問其故亮每答云爲
宅中水淹不洩雨即流入然下由此宅終不售其淳實
如此以兼散騎常侍聘陳後主以不稱免官後除任城
太守病不之官卒於鄴贈驃騎大將軍安州刺史

崔劼字彥玄清河人魏贈太傅尚書令光之子也光自
有傳劼清虛寡欲好學有家風魏末累遷中書侍郎興
和三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梁天保初以議禪代除給
事黃門侍郎加國子祭酒直內省典機密清儉勤慎甚
爲文宣帝所知拜南青州刺史有政績入爲祕書監齊
州大中正遷并省度支尚書俄授京省尋轉五兵尚書
監國史臺閣之中見稱簡正武成之將禪後主先以問
劼劼諫以爲不可由是忤意出爲南兗州刺史代還重
爲度支尚書儀同三司文登縣幹尋除中書令加開府

待詔文林館監修撰新　書卒贈齊州刺史尚書左僕射
謚文貞初和士開擅朝　面求物譽諸公頗因此爲子弟
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　官而劼二子拱攜並爲外任弟
廓之從容謂劼曰拱幸　不凡何不在省府中清華之
所而並出外藩劼曰立身　來恥以言自達今若進兒與
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　不歎服劼常恨魏收書欲更
作編年紀而才思竟不能　就云
崔肇師清河東武城人也　祖亮魏贈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父士泰龍驤將軍征　北別將肇師少時疎放長遂

變節更成謹厚涉獵經史頗有文思天平初以通直散
騎侍郎爲慰勞青州使至　青州界爲土賊崔迦葉等拘
欲逼與同事肇師執志不　動喻以禍福賊遂捨之仍巡
慰青部而還肇師以從弟　乾亨同居事伯母甚謹文襄
嘗言肇師合誅左右問其　故曰崔鴻十六國春秋述諸
僭偽而不及江東左右曰　肇師與鴻別族乃止天保初
以參定禪代禮儀封襄城縣男仍兼中書侍郎卒始鄴
下有薛生者能相人言　公貴彥深當大貴肇師因問已答
曰公門望甚高爵位不　久趙終如其言

盧潛范陽涿人也祖[illegible]
刺史光祿大夫父文[illegible]
言談少有成人志尚
濟爲文襄所知言其
襄重其才識潛常從
重文襄謂左右曰我
中除左户郎中坐讒
止會清河王岳救江
中書黄門侍郎爲[illegible]
之魏司徒左長史前將軍濟州
通直散騎侍郎潛容貌瓌偉善
遷大將軍府中兵參軍機事彊
可大用王思政見獲於潁川文
白文襄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
盧潛便是更得一王思政天保
議魏書與王松年李庶等俱被禁
陵特赦潛爲岳行臺郎還歷中書
誣告謀反文宣明之以奴付潛潛

不之責黄門鄭子默奏潛從清河王岳南討岳令潛說
梁將侯瑱大納瑱賂貴遺還不奏聞文宣杖潛一百乃截
其鬚潛顏色不變歷魏尹丞司州別駕江州刺史所在
有善政孝昭作相以潛爲揚州道行臺左丞先是梁將
王琳擁其主蕭莊歸壽陽朝廷以琳爲揚州刺史勑潛
與琳爲南討經畧後除行臺尚書儀同三司王琳銳意
圖南潛以爲時事未可由是與琳有隙更相表列武成
追琳入鄴除潛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三
年大樹風績爲陳人所憚陳主與其濠將書云盧潛猶

在卿宜深備之文宣初平淮南給復十年年滿後逮天
統武平中徵稅頗雜又高元海執政斷漁獵人家無以
自資諸商胡負官責息者宦者陳德信縱其妄注淮南
富家令州縣徵責又勑送突厥馬數千匹於揚州管內
令土豪貴買之錢直始入便出勑括江淮間馬並送官
廐由是百姓騷擾切齒嗟怨潛隨事撫慰兼行權略故
得寧靖武平三年徵爲五兵尚書揚州吏民以潛斷酒
肉篤信釋氏大設僧會以香花緣道流涕送之潛歎曰
正恐不久復來耳至鄴未幾復爲揚州道行臺尚書四
年陳將吳明徹來寇領軍封輔相赴援陳兵及峴輔相
不從潛固爭不得憂憤發病卧幕下果敗陳人遂圍壽
陽壅芍陂以水灌之詔王長春爲南討都督長春軍次
河南多給兵士糧便鳴角欲引而賤糴其米及頓兵更
貴糶其米乃與皮景和擁衆十萬於淮北不進壽陽城
中青黑龍升天城尋陷潛及行臺僕射王貴顯特進巴
陵王王琳狄風王可朱渾孝裕武衛將軍奚永樂儀同
索景和仁州刺史酈伯偉霍州刺史封子繡秦州刺史
高子植行臺左丞李騊駼等督卒五十八萬十一萬皆

沒焉陳人殺王琳餘人皆囚於東冶陳主欲知齊之虛實尤出潛潛曰囚本屬幽州於河北最小口有五十萬落陳者唯與酈伯偉二人耳時李騊駼將洮歸并要潛潛曰我此頭面何可誑人吾少時相者云又在吳越地死生已定弟其行也因寄書與弟士邃曰吾夢汝以某月某日得患某月某日漸損皆如其言既而歎曰壽陽沒吾欲以頸血濺城而死佛教不聽自殺故荏苒偷生今可死矣於是閉氣而絕其家賻屍歸葬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兗州刺史無子以弟士邃子元孝嗣

潛雅性貞固祖珽嘗要潛陷仁州刺史劉逖許以高位潛曰如此事吾不爲也行臺綦容恃德嘗所推重有疾謂其子曰盧尚書教我爲人有如昆弟我死持上驂馬與之其子以他馬往恃德柩出門自停不可動巫祝以爲恃德聲怒曰何不與盧尚書我所騎騂馬其子遽奉命柩乃行潛以馬價爲營福事其爲時重如此士邃字子淹少爲崔昻所知昻云此昻季足爲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位尚書左右丞吏部郎中中山太守帶定州長史齊亡後卒

盧詢祖范陽涿人也祖文偉魏青州刺史父恭道范陽太守詢祖襲祖爵大夏男有術學文辭華美爲後生之俊舉秀才至鄴趙郡李祖勳嘗晏諸文士文宣使小黃門勑祖勳曰蠕蠕既破何無賀表使者待之諸賓皆爲表詢祖俄頃便成其辭云昔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重其工後朝廷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東止車門外爲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詢祖初襲爵有宿德朝士曰大夏初成詢應聲曰且得鷰雀相賀天保末爲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內懷鬱悒逐毀容服如賤役者以見楊愔愔曰故舊皆有所縻惟大夏未加勉分詢祖厲聲曰是誰之咎既至役所作築長城賦以寄其意其略曰板則紫柏析則木瓜何斯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岡而植但使十步而可一芳余亦何辭閒於荊棘邢邵嘗謂曰卿小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惕懼見文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邵甚重其敏贍既有口辯好藏否人物衆共嫉之言其淫於從妹宗人思道謂曰大夏何爲招四海議詢祖曰骨

肉還相殘何況執玉帛者萬國詢祖與思道俱爲北州人俊魏收揚譽思道而以詢祖爲不及詢祖謂人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沖天者翦其翅翮既諸謗毀日至素論皆薄其人長廣太守邢子廣曰詢祖有規檢彌衡思道無冰稜文舉後頗折節歷太子舍人司徒記室卒有文集十卷皆遺逸

崔子樞博博陵安平人魏驃騎大將軍康曾孫也父長瑜位開府中兵參軍子樞學涉好文詞彊辯有才幹齊功爲考功郎中參議五禮待詔文林館兼散騎常侍聘周使還除通直散騎常侍兼知度支子樞明解世務所居稱職因度支有受納風聞爲御史所劾遇赦免齊亡入周位至上士頃尉遲迥事被誅子樞次弟子端亦有才幹而文藝爲優歷殿中侍御史卒於通直散騎侍郎子端弟子博武平末爲河陽道行臺郎隋開皇末卒於泗州刺史子博弟子發有文才武平末祕書郎脩起居注仕隋爲秦王文學卒於國子博士子樞叔父叔瓚頗有學識性好直言其妻即昭信皇后姊也文宣擢爲魏尹丞屬蝗蟲爲災帝以問叔瓚對曰案漢書五行志土

功不時蝗蟲作厲當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故致此災
帝大怒令左右毆之又擢其髮以溷汁沃其頭曳以出
由是廢頓久之後卒於平陽太守贈本州刺史

列傳第六十八

北齊

邢邵　魏收
魏長賢　魏蘭根 族子愷
刁柔　王松年
陸乂 乂父杳　張晏之
羊烈　鄭述祖 兄子元禮 族子雛
袁聿修　盧叔彪
源彪　許惇

宋世軌　李庶弟蔚　君

李公緒弟業　裴澤

邢邵字子才小字吉河間鄚人也祖敏魏著作郎父蚪光禄少卿邵少時有避遂不行名年五歲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彊記日誦萬餘言族兄巒有人倫鑒識甚異之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時名勝專以山水游宴爲娛不暇勤業嘗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徧記之後因飲謔倦方廣尋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無所遺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畀河南陸逞暉等至北海王昶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皆爲之誦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焉年未弱冠聲動京洛吏部尚書隴西李神儁大相欽重引爲忘年之交釋巾爲魏宣武挽郎除奉朝請遷著作佐郎深爲領軍元乂所禮乂新除尚書令神儁與陳郡袁翻在席乂令邵作謝袁須臾便就以示諸

賓神儒曰邢邵此表足使袁公變色孝昌初與黃門侍郎李琰之對典朝儀自孝明之後文雅大盛邵雕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爲之紙貴讀誦俄徧遠近于時陳郡袁翻與范陽祖瑩位望通顯而有才名以邵藻思華贍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爲謝章表嘗一貴人初授官大事賓餗翻與邵俱在坐翻意謂主人託其爲讓表既而令邵爲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當客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邵恐爲翻所害乃辭以疾屬尚書令元羅出鎮青州啓爲府司馬遂在青土終日酬賞盡山泉之致永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誥文體宏麗冠絕當時及爾朱兆入洛京師擾亂邵與弘農楊愔避地嵩高山普泰中兼給事黃門侍郎尋爲散騎常侍太昌初勑令常直內省給御食令覆按尚書門下事凡除大官先問其可否然後施行除衛將軍領國子祭酒以親老還鄉詔所在特給兵力五人并令歲一入朝以備顧問丁母憂哀毀過禮後楊愔與魏元乂及邵請置學及脩立明堂靈太后令曰配饗大禮爲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脩繕今四表晏寧

當勑有司別議經始累遷尚書令加侍中于時與梁和
妙簡聘使邵與魏收及從子子明被徵入朝當時文人
皆在邵之下但以邵不持威儀名高難副朝廷不令出
境南人曾問賓司邢子才 故應是北間第一才士何爲
不作聘使荅曰子才文辭實無所媿但官位已高恐非
復行限南人曰鄭伯猷護軍猶得將命國子祭酒何爲
不可邵既不行請復還故郡文宣在京輔政徵之在第
爲賓客除給事黄門侍郎與温子昇對爲侍讀文宣富
於春秋初總朝政崔暹尊勤禮接名賢詢訪得失以邵

宿有名望故請徵焉文宣甚親重之多別引見邵舊鄙
崔暹無學術言論之際遂云暹無所知解文宣還以邵
言告暹并道此漢不可親近暹頗銜之邵奏魏帝發勑
用妻兄李伯倫爲司徒祭酒詔書已出崔暹即啓文宣
執其專擅伯倫官事便寢邵由是被疎其後除驃騎西
兖州刺史在州有善政撫戮不鳴吏民奸狀守令長短
無不知之定陶縣去州五十里縣令妻日暮取人斗酒
東蒲邵逼夜攝令未明而去責其取受譽州不識其所
以在任都不營生産唯南兖雜粟就濟陽食之邵繕治

觀宇頗爲壯麗皆爲之名題有清風觀明月樓而不擾
公私唯使兵力吏民爲立生祠并勒碑頌德及替下吏
民父老爰及媼嫗皆遠相攀追號泣不絶至都除中書
令舊格制生兩男者當賞半五口不然則絹十匹僕射
崔暹奏絶之邵云此格不宜輙斷勾踐以區區之越賞
法生三男者給乳母況以天下之大而絶此條舜藏金
於山不以爲乏今藏之於民復何所損又准舊皆訊囚
取占然後送付廷尉邵以爲不可乃立議云設官分職
各有司存丞相不問關人虞官弓招不進豈使尸祝兼

刀匕之役家長侵雞犬之功詔並從之後除太常卿兼
中書監攝國子祭酒是時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
邵頓居三職並是文學之首當世榮之文宣幸晉陽路中
頻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尚書符令邵爲之序
及文宣崩凶禮多見訊訪勑撰哀策後授特進卒邵率
情簡素內行脩謹兄弟親姻之間稱爲雍睦博覽墳籍
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爲意窮其指要言凶禮
儀公私諮禀質疑去惑爲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事關典
故邵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儀頌詞致宏

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溫子昇爲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溫邢
鉅鹿魏收雖天才豔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子昇死
後方稱邢魏焉邵雖望實兼重不以才位慢物脫略簡
易不脩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已有齋不居坐卧常在
一小室果餌之屬或置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天姿質素
特安異同士無賢愚皆能顧接對客或解衣寬風且與
劇談有書甚多而不甚讎校見人校書笑曰何愚之甚
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焉能始復校此且思誤書更是
一通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邵曰世間人多不聰

明思誤書何由能得邵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與婦
甚疎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閤爲狗所吠言畢撫掌大
笑性好談賞又不能閑獨公事歸休常須賓客自伴事
寡嫂甚謹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信云恕疾
便爲之廢寢食顏色貶損及卒人士爲之傷心邵痛悼
雖甚竟不再哭賓客弔慰抆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關遣
滯累自東門吳以還所未有也有集三十卷見行於世
邵世息大寶有文情孽子大德大道略不識字焉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父子建魏世

多歷藩牧位驃騎大將軍自有傳收少機警不持細行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進滎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版牀隨樹陰誦讀積年牀版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初除太學博士及爾朱榮於河陰濫害朝士收亦在圍中以日晏獲免吏部尚書李神儁重收材學奏授司徒記室參軍永安二年除北主客郎中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爲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草文將手言所改無幾時共門郎賈思同侍立深奇之白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尋兼

起居注并脩國史俄兼中書侍郎時年二十六孝武即又詔收攝本職文誥填積事咸稱旨黃門郎崔㥄從武入朝熏灼於世收初不詣門㥄爲帝登阼赦云朕[illegible]體孝文收嗤其率直正員郎李愼以告之㥄深忿忌節閔帝俎令收爲詔㥄乃宣言收普泰世出入幃幄一日造詔優爲詞旨然則義旗之士盡爲逆人又收父老合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辛雄爲言於中尉綦儁乃解收有賤生弟仲同先夫齒錄因此怖懼上籍遣還

鄉扶侍孝武嘗大發士卒狩於嵩少之南旬有六日時
大寒朝野嗟怨帝與從官及諸妃主奇鼓異飾多非禮
度收欲言則懼欲默而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焉收
賦雖寓言浮麗而終歸雅正帝手詔報焉甚見褒美鄭
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兎初神武固讓天柱大將
軍帝勑收爲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問收相國品秩收以
實對帝遂止收既未測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改詔
許焉久之除廣平王贊開府從事中郎贊帝之兄子也
時以親貴高選僚屬收不欲致辭乃爲庭竹賦以致已
意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士
號三才時孝武與神武內有間隙收遂以父疾固辭而
免其舅崔孝芬怪而問之收內懼有晉陽之甲尋而神
武理兵南上帝西入關天平初與邢邵等同召赴鄴詔
收以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聘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
富逸梁主及其羣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
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高爲鄰國所重至此梁主
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何如耳收在館遂
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賣婢者收亦喚取徧行奸穢館

司皆爲之獲罪梁人稱其才而鄙其行在途作聘游賦
辭甚美盛使還尚書右僕射高隆之求南貨於昕收不
能如志遂諷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昕收於其臺久之
得釋及孫搴死司馬子如薦收召赴晉陽以爲中外府
主簿以受旨乖忤頻被嫌責加以筆葬久不得志會司
馬子如奉使霸朝收假其餘光子如因宴戲言於神武
曰魏收天子中書郎一國大才願大王借與顏色由此
轉府屬然未甚優禮收叔季景有才學歷官著名並喜
收前然收常所欺忽季景收初赴并頓丘李庶著故

司農諧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
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邪輸之比卿邪輸者故尚
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
物商賈共所嗤翫收忽以季景方之其不遜多如此收
本以文才必望顯脫見知位既不遂求脩國史崔暹爲
言於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
非收不可文襄乃啓收兼散騎常侍脩國史武定二年
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仍脩史魏帝宴百寮問何故
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勛荅問禮俗云正

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時邢邵亦在側甚恧焉自魏梁通和好書下紙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梁後使其書乃去彼字自稱猶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云想境內清晏今萬國安和梁人復書依以爲體後神武入朝靜帝授相國固讓令收爲啓啓成呈上文襄時侍側神武指收曰此人當復爲崔光四年神武於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子如曰魏收既爲史官書吾等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飲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曾餉否因共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爲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尋加兼著作郎收昔在京洛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蛺蝶文襄在鄴嘗出游東山攜諸朝彥宴集文襄曰魏收恃才使氣卿等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愔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逐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文襄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愔應聲曰魏收在并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斗甾亦不辦

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說文襄喜曰我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自申雪不復抗拒終以牙病之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收爲檄書百五十餘帋不日而就又移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一更便了文過七紙文襄善之魏帝曾季秋大射於後園燕射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業折簡召長安文襄甚壯之顧謂諸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華雅俗文思通達縱橫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辭氣並不及之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或語而不盡及魏收呈草皆以周悉此亦難有又勑兼主客郎接梁使謝珽徐陵侯景陷梁梁鄱陽王範時爲合州刺史文襄勑收以書喻之範得書仍率部伍西上州刺史崔聖念入據其城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鄉之力也猶恨尺書招建業未効耳文襄崩文宣如晉陽令與黃門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於北第參掌機密十月轉秘書監仍兼著作郎又除大中正時齊將受禪密旨召收置之別館令撰禪代詔冊諸文遣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封富平縣子二年受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

優以祿秩專在史閣不治郡事初帝令羣臣各言志收
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
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勑收曰好直筆裁終
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始魏初鄧淵撰代記十餘卷其後
崔浩與史游允程駿李彪崔光李琰之郎知世脩其業
浩爲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
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正光初又命崔鴻王遵業等補
續其書下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暉業撰辯宗室錄
三十卷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植

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等平心斟酌以成
魏書辯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
代史籍表而上聞之勒成一代大典凡十一紀九十二
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除梁州刺史
收以史志未成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奏十志天象四
卷地形三卷律歷二卷禮樂四卷食貨一卷刑罰一卷
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卷續於紀傳合
一百三十卷分爲十二袠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
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皆獨出於收收所引史官恐其

陵逼惟取學流先相依附者其房延祐辛元植眭仲讓
雖反涉朝位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
堪編緝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宗祖姻戚多被
書錄飾以美言收性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
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接之
當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時爲太常少卿修國史時得陽
休之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
父固魏世爲北平太守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
載在魏起居注收書云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
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爾朱榮於魏爲賊收以高氏出
於爾朱氏收既觀望復納爾朱榮子金故爲榮減其惡
而增其善論云若脩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
時論既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
孫共加討論前後投訴百有餘人或云遺其家世職位
或云其家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答之范
陽盧斐父同附出族祖玄傳下頻立李庶家傳稱其本是
梁國家人斐庶譏議云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啓
誣其罪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斐曰臣父仕魏位至

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愽陵崔
綽位至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爲傳首收曰
綽雖無位道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
收曰高允曾爲綽讚稱有道德帝曰司空才士爲人作
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爲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
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
王松年亦謗史及斐庶並獲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
致死盧思道亦抵罪然猶以羣口沸騰勑魏史且勿施
行令羣官愽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
口囂然號爲穢史投牒者相次收無以抗之時左僕射
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埶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爲
其家並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
更不重論尚書陸操嘗謂楊愔云觀魏收之書可謂愽
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又嘗語收云此可謂不列之
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爲繁碎與舊
史體例不同耳收答云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
略盡是以具書其枝派望公觀過知仁以免尤責收爲
楊愔家傳甚美是以深被黨助故松年等獲罪而愔迎

合收意故有是言八年除太子少傅監脩國史復參議
律令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有賦愔先以告收收上皇
居新殿臺賦其文甚壯麗時所作者自邢邵以下咸不
遠焉收上賦前數日乃告邢邵邵謂人曰收忌人居上
故不早言之帝曾游東山勑收作詔宣揚威德譬喻關西
俄頃而訖辭理宏壯帝對百寮大嗟賞之仍兼太子詹
事收娶其舅女崔氏產一女無子後魏太常劉芳孫女
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爲妻時人比之
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終以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媵不

平乃放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申其意文宣每
以酣宴之次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終當傳太位於常
山收謂尚書令楊愔曰古人有言太子國之根本不可
動搖至尊三爵之後每言傳位於常山令臣下疑貳豈
社稷之福若實便須決行若戲此言魏收既備太子師
傅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楊愔以收言奏聞帝
自此便止帝數宴喜收每預侍從皇太子之納鄭良嫌
也有司備設牢饌帝既酣飲起而自毀覆之仍詔收曰
知我意不收曰臣愚謂良嫌既東宮之妾理不須牢仰

惟聖懷緣此毀去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安德王
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爲妃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李
氏薦二石櫚於帝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
櫚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詔收卿
還將來仍賜收美錦二疋十年除儀同三司帝在宴席
口勑以爲中書監命中書郎李愔於樹下造詔愔以收
一代盛才難於率爾久而未訖比成帝已醉醒遂不重
言愔仍不奏事竟寢及帝崩於晉陽驛召收及中山太
守陽休之參議吉凶之禮兼掌詔誥仍除侍中遷太常

卿文宣謚及廟號陵名皆收議也及孝昭居中宰事命
收禁中爲諸詔文積日不出轉中書監皇建元年除兼
侍中右光祿大夫仍儀同監史收別副王昕使梁不相
協睦時昕弟晞親密而孝昭別令休之兼中書在晉陽
典詔誥收留在鄴蓋晞所爲收大不平謂太子舍人盧
詢祖曰若使卿作文誥我亦不言又除祖珽爲著作郎
欲以代收司空主簿李羲文詞士也聞而告人曰詔誥
悉歸陽子刻著作復遣祖孝徵文史頓失恐魏公發背
於時詔議二王三恪收執王肅杜預議以元氏司馬氏

爲二王通曹氏備三恪詔諸禮學之官皆執鄭玄五代之議孝昭后姓元議恪不欲廣及故議從收又除兼太子少傅解侍中帝以魏史未行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以爲直置秘閣外人無由得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大寧元年加開府河清二年兼右僕射時武成醑飲終日朝事專委侍中高元海元海凡庸不堪大任以收名振俗部官尚書畢義雲長於斷割乃虛心倚杖收畏避不能匡救爲議者所譏帝於華林別起玄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容像其見重如此始收比溫子昇邢邵稍爲後進邵既被疎出子昇又以罪死收遂被任用獨步一時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譏陋邢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之乃言曰伊嘗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適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於江左邢魏各有所好尚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公之意問左僕射祖珽珽答云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病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能作賦始成大才

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自武定二年已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下筆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所不逮也其參議典禮與邢相埒既而趙郡公增年獲免收知而過之事發除名其年又以託附陳德封孝琰牒令其門客與行遇崐崘舶至得奇貨果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數十件罪當流以贖論三年起除清都尹尋遣黄門郎元文遥勑收問卿舊人事我家最久前者一罪恒在可恕比令卿爲尹非謂美授但初起卿斟酌如此朕豈可用卿之才而忘卿身待至十月當還卿開府天統元年除左光祿大夫二年行齊州刺史尋爲眞收以子姪年少著枕中篇以中戒厲文多不録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勑更審收又回換遂爲盧同立傳崔綽反更附出楊愔家傳本無有魏以來一門而已八字至是加之又先云弘農華陰人乃改爲自云弘農人以配王慧龍自云太原人此其失也尋除開府中書監武成崩未發喪在内諸公以後主即位有年疑於赦令諸公引收訪焉收固執宜有恩澤乃從之掌詔誥除尚書右

僕射總議監五禮事位特進收奏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究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學收曰天下事皆由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謝而許之多引文士令執筆儒者馬敬德熊安生權會實主之武平三年薨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曰文貞有集七十卷收碩學文才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塗貴游每以言色相悅然提奬後輩以名行爲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初河間邢子才子明及李景與收並以文章顯世稱大邢小魏言尤俊也收少子才十歲子才每曰佛助察人之

偉後收稍與子才爭名文宣貶子才曰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序云先稱溫邢後曰邢魏然收內陋邢心不許也收既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於東山與諸優爲獼猴與狗鬬帝寵狎之收外兄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遇魏收衰曰愚魏魏答曰頸巖腥瘦是誰所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飯房答籠著孔嘲玎其辯捷不拘若是既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冢被發棄其骨于外先養弟子仁表爲嗣位至尚書膳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溫縣令

魏長賢收之族叔也祖鈞魏義陽太守父彥光州長史
鈞自有傳彥嘗欲刪改衆家晉書爲一家之典不就而
卒長賢博涉經史詞藻精華舉秀才除汝南王悅參軍
事入齊平陽王淹辟爲法曹參軍轉著作佐郎更撰晉
書欲還成先志河清中上書譏刺時政大忤權幸爲上
黨屯留令親故以長賢不相時而動或爲書以相規責
長賢復書曰日者惠書義高旨遠誨僕以自求諸已思
不出位國之大事君與執政所圖又謂僕祿不足以代
耕位不登於執戟干非其議自貽悔咎勤勤懇懇誠見
故人之心靜言再思無忘寤寐僕雖固陋亦嘗奉教於
君子矣以爲士之立身其略不一故有負鼎俎以趨世
隱漁釣以待時操築傳巖之下取履圯橋之上者矣或
有釋賃車以匡霸業委挽輅以定王基由斬袪以見禮
因射鉤而受相矣或有三黜不移屈身以直道九死不
悔甘心於苦節者矣皆奮於泥滓自致於青雲雖事有
萬殊而理終一致權其大要歸乎忠孝而已矣夫孝則
竭力所生忠則致身所事未有孝而遺其親忠而後其
君者也僕自躬策金馬記言麟閣寒暑迭運五稔于茲

不能勒成一家潤色鴻業善述人事功既闕如顯親揚
名邈焉無冀每一念之曷云其已自頃王室板蕩彝倫
攸斁大臣恃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
哀主辱匪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此梅
福所以獻書宋雲所以請餓者也抑又聞之嫠不恤緯
而憂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少況僕之先人
世傳儒業訓僕以爲子之道厲僕以事君之節今僕之
委質有年世矣安可自同於匹庶取笑於兒女乎哉是
以腸一夕而九回心終朝而百慮懼當年之不立聊沒
世而無聞慷慨懷古自彊不息庶幾伯夷之風以立懦
夫之志吾子以謂僕干進務入不畏友朋居下訕上欲
益反損僕誠不敏以貽吾子之羞默然苟容又非平生
之意故願得鋤彼草茅逐茲鳥雀去一惡樹一善不違
先旨不沒九泉求仁得仁其誰敢怨但言與不言在我
用與不用在時若石國道方屯時不我與以忠獲罪以信
見疑貝錦成章主人蠅變色良田敗於邪徑黃金鑠於衆
口窮達運也其知命何吾子忠告之言敢不敬承嘉惠
然則僕之所懷未可一二爲俗人道也投筆而已夫復

何言是出也人皆爲之怏怏而長賢甄之怡然不屑懷
抱識者以此多焉武平中辭疾去職終於齊代不復出
仕周武平齊搜揚才俊辟書屢降固以疾辭卒年七十
四貞觀中贈定州刺史子徵知名
魏蘭根字蘭根收之族叔也父伯成魏中山太守蘭根
身長八尺儀貌奇偉汎覽羣書誦左氏傳周易機警有
識悟起家北海王國侍郎母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
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栢樹蘭根以卓凶逆不應遺祠
至今乃啓刺史請伐爲揉左右人言有靈蘭根了無疑

懼父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憂毀殆於滅性正光末尚
書令李崇爲大都督討蠕蠕以蘭根爲長史因說崇曰
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
彊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
號曰府户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
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更張琴瑟今也其時靜
境寧邊事之大者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户悉
免爲平民入仕次第一准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
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崇以奏聞事寢不報孝昌

初爲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夤討破宛川俘其民爲奴婢必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疆虜皇威未接故成背叛今當恤其飢寒柰何將充僕隸乎於是盡以歸其父兄部內麥多五穗隣州田鼠爲災犬牙不入岐境屬蕭寶夤敗於涇州岐州人因蘭根降賊及寶夤兵威復振城人復斬賊刺史侯莫陳仲和推蘭根復任朝廷以蘭根得西土人心加都督涇岐東秦南岐四州諸軍事兼四州行臺尚書孝昌末河北流人南度以蘭根兼尚書使齊濟二兗四州安撫并置郡縣蘭根甥邢杲反於青光間復詔蘭根慰勞杲不下仍隨元天穆討之還拜中書令孝莊帝將誅爾朱榮蘭根泄之於兄子周達周達告爾朱世隆及榮死蘭根憂不知所出時應詔王道習見信於孝莊蘭根乃託附之求出立功乃以爲兼尚書右僕射河北行臺於定州率募鄉曲欲防井陘爲爾朱榮將侯深所敗走依渤海高乾屬乾兄弟舉義因在其中神武至以蘭根宿望深禮遇之中興初除尚書右僕射神武將入洛陽遣蘭根先至京師時廢立未決令蘭根觀察節閔帝帝神采高明蘭根恐於後

難測遂與高乾晃弟及黃門崔陵同心固請於神武神武不得已遂立孝武帝大昌初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鉅鹿侯啓授兄子周達蘭陵郡頭勲業位居端副始叙復岐州勲封永興侯高乾之死蘭根憂怖乃移病解僕射後以疾篤上表求還鄉里魏帝遣使勞問猶以開府儀同三司歸本鄉門施行馬武定三年薨贈司徒公謚曰文宣長子相如襲爵相如性亢直有文藻與族兄愷齊名雅爲當時所重早卒孝昭時佐命功臣配饗不及蘭根次子敬仲表訴竟不允敬仲以才器稱卒於青州

太守子餉字孝衡幼孤學涉有時譽居喪以孝聞隋開皇州司倉參軍事子景義景禮並有才行鄉人呼爲雙鳳早卒敬仲弟少政位至洛州刺史子孝該孝幾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之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時帝已失德朝廷爲之懼愷容色怛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答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謂楊愔曰何慮無人苦用此漢放還永不須收由是積年沈廢後遇愔於路微自陳愔云咸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公豈得言不知楊愔

欣然曰此言極爲簡要數曰除霍州刺史在職有政理
後卒於膠州刺史
刁柔字子溫勃海饒安人也父整魏贈司空柔少好學
留心儀禮性彊記至於氏族內外皆所諳悉居母喪以
孝聞初爲魏宣武挽歌郎解巾司空行參軍天保初累
遷國子博士中書令魏收撰魏史啓柔等同其事柔性
專固自是所聞收常嫌憚又參議律令時議者以爲五
等爵邑承襲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立嫡子弟無嫡子
弟立嫡孫弟柔以爲無嫡孫應立嫡曾孫不應立嫡子
弟議曰案禮立嫡以長故謂長子爲嫡子嫡子死以嫡
子之子爲嫡孫死則曾玄亦然然則嫡子之名本爲傳
重故喪服曰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禮公
儀仲子之喪檀弓曰我之前聞也仲子舍其孫而立其
子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
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其弟衍鄭注
曰仲子爲親者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
子嫡子死立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
孫注殷以嫡子死立嫡子之母弟周以嫡子死立嫡子

之子爲嫡孫故春秋公羊之義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爲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爲祖母三年者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嫡孫死而立嫡子母弟嫡子母弟者則爲父後矣嫡子母弟本非承嫡以無嫡故得爲父後則嫡孫之弟理亦應得爲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既得爲祖服斬而不得傳重未之聞也若用殷家親親之義本不應舍嫡子而立嫡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豈宜舍其孫而立其弟或其或質愚用惑焉小記云嫡婦爲舅姑後者則舅姑爲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嫡及將所傳重者非嫡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言死無子者謂絕世無子非謂無嫡子如其有子焉得爲無後夫雖廢疾無子婦猶以嫡爲名嫡名既在而欲廢其子者於禮何有損益革代相沿如謂宗嫡可得而變者則爲後服斬亦宜有因而改七年卒柔在史館未久勒成之際志在徧當然魏書中與其內外通親者並虛

美過實爲時論所譏

王松年太原晉陽人魏寧南將軍慧龍之玄孫也父遵業司徒左長史黃門郎松年少知名文襄臨并州辟爲主簿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副李緯使梁使還歷位尚書郎中魏收撰魏書成松年有謗言文宣怒禁止之仍加杖罰歲餘得免除臨漳令遷司馬別駕本州大中正孝昭擢拜給事黃門侍郎帝每賜坐與論政事甚喜之孝昭崩松年馳驛至鄴都宣遺詔發言涕泣於宣罷答已無改辭吐指顧宣訖號慟自絕於地百官莫不感動還晉陽兼侍中護梓宮還鄴諸舊臣避形迹無敢盡哀唯松年哭必流涕朝士咸恐武成雖忿松年然以戀舊情切亦雅重之以本官加散騎常侍食高邑縣幹參定律令前後大獄多委焉兼御史中丞發晉陽之鄴在道遇疾卒贈吏部尚書并州刺史謚曰平第二子劭最知名隋史有傳

陸乂字亘代人也祖子彰魏中書監教訓六子雅有法度皆知名當世乂父卬天保初授給事黃門侍郎遷吏部郎中有至性列在孝友傳中乂聰敏博學有文才年

十九舉司州秀才歷祕書郎南陽王文學通直散騎侍郎待詔文林館兼散騎侍郎迎陳使還兼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常侍乂於五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人爲之語曰五經無對有陸乂乂叔父駿字雲驤自中書舍人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卒於東廣州刺史駿弟杳字雲邁亦歷中書舍人黃門常侍假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平中爲寇所圍經百餘日就加開府儀同三司城中多疫癘死者過半人無異心遇疾卒及城陷陳將吳明徹以杳有善政吏民所懷啓陳主還其屍家累貲物無所犯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子玄卿位尚書膳部郎杳弟騫字雲儀亦歷中書舍人黃門常侍武平末吏部郎中騫弟摶字雲征好學有行檢卒於著作佐郎摶弟彥師字雲房列在隋史

張晏之字熙德清河東武城人也祖彝魏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父始均行臺郎中父子俱爲羽林所害事在彝傳晏之幼孤有至性爲母鄭氏教誨動依禮典從爾朱榮平元顥賜爵武城子累遷尚書二千石郎中高岳征潁川復以爲都督中兵參軍兼記室晏之文士兼有

武幹每與岳帷帳之謀又嘗以短兵接刃親獲首級深爲岳所嗟賞天保初文宣爲高陽王納曼之女爲妃令赴晉陽成禮曼之後園陪讌坐客皆賦詩曼之詩云天下有道主明臣直雖休勿休承貽世則文宣嘆曰得卿箴諷深以慰懷後行北徐州事尋即眞爲吏民所愛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至北徐無所案劾唯得百姓所制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遷兗州刺史太常卿子乾威列在隋史

羊烈字信卿太山鉅平人晉太僕卿琇之七世孫伯父祉魏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父瑩字靈珍魏兗州別駕烈少通敏頗自脩立有成人之風好讀書能言名理以玄學知名魏孝昌末烈從兄偘爲太山太守據郡起兵外叛烈潛知其謀深懼家禍與從兄廣平太守敦馳赴洛陽告難朝廷將加厚賞烈告人云譬如斬首全軀所存者大故爾豈有幸從兄之敗以爲己利乎卒無所受天保中累遷尚書祠部左右戶郎中在官咸爲稱職除陽平太守治有能名是時頻有災蝗犬牙不入陽平境勅書褒美焉武平初爲義州刺史尋以老病還鄉卒于

家烈家傳素業閨門脩飾爲世所稱一門女不再醮魏
太和中於兖州造一尼寺女寡居無子者並出家爲尼
咸存誡行烈天統中普興尚書畢義雲爭兖州大中正
義雲盛稱門閥云我累世本州刺史卿世爲我家故吏
烈云卿自畢軌被誅以還寂無人物近日刺史皆疆埸
之上彼此而得何足爲言豈若我之漢河南尹晉朝太
傅名德學行百世傳美且男清女貞足以相冠自外多
可稱也蓋譏義雲之帷薄焉烈弟脩有才幹卒於尚書
左丞子玄正武平末將作丞隋開皇中戶部侍郎卒於

隴西郡贊務

鄭述祖字恭文滎陽開封人祖羲父道昭俱爲魏祕書
監羲自有傳述祖少而聰敏有風檢好屬文爲先達所
稱釋褐司空行參軍歷司徒左長史尚書侍中太常卿
丞相右長史天保初累遷太子少保左光祿大夫儀同三
司兖州刺史時穆子容爲巡省使歎曰古人有言闔伯
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於鄭兖州見之矣遷光
州刺史初述祖父爲兖州於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爲
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爲刺史往尋舊跡得一破石有銘

云中岳先生鄭道照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
僚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忍欺吾君執之以歸首
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人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
相去五十載風教猶相同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
云嘗夢異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爲絕妙所在好爲山
池松竹交植盛餚饌以待賓客將迎不倦未貴時在鄉
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行
列而拜述祖顧問從人皆不見心甚異之未幾被徵終
歷顯位及疾篤乃自言之且曰吾今老矣一生富貴足
矣以清白之名遺子孫死無所恨前後行瀛殷冀滄趙
定六州事正除懷兗光三州刺史又重行殷懷趙三州
刺史所在有惠政天統元年卒於州年八十一贈開府
儀同三司中書監比豫州刺史謚平簡公述祖女爲趙
郡王叡妃述祖常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後王更
娶鄭道蔭女王坐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謂道蔭
曰鄭尚書風德如此又貴重宿舊君不得並之述祖子
元德多藝術官至琅邪太守述祖兄敬祖起家著作郎
宗人鄭儼之敗也爲鄉人所害敬祖子元禮字文規少

好學愛文藻有名望文襄引爲館客歷兼中書舍人南主客郎中太尉諮議參軍長廣樂陵二郡太守待詔文林館太子中舍人崔昻後妻元禮姊也魏收又昻之妹夫昻常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乃曰看元禮比來詩詠亦當不減魏收思道答云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且知妹夫踈於婦弟元禮齊亡入周大象中卒於始州別駕

述祖弟遵祖祕書郎贈光州刺史遵祖弟順祖卒於太常丞述祖族子雛有識尚操行清整仕至膠州刺史初文宣爲皇太子納其女爲良娣雛時爲尚書郎趙郡李祖昇兄弟微相敬憚楊愔奏授雛趙郡太守祖昇兄弟具服至雛門投刺拜謁文宣聞之喜笑曰足得殺李家兒矣

袁聿脩字叔德陳郡陽夏人也八翻魏度支尚書撫軍將軍叔父躍車騎將軍太傅清河王懌文學聿脩出繼躍後七歲遭喪居處禮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性深沉有識鑒清淨寡欲與物無競嫌丈人尚書崔休深所知賞釋褐太保開府祭酒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郎中天保初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大有

聲績遠近稱之累遷司徒左長史領兼御史中丞司徒
録事參軍盧思道私貸盧戎三十萬聘太原王乂女爲
妻而王氏以先納陸孔文禮聘爲定聿脩爲首傳又國
之司憲知而不劾免中丞尋遷祕書監天統中詔與趙
郡王叡等議定五禮出爲信州刺史即其本鄉也時久
無例莫不榮之爲政清靖不言而化自長吏以下爰遠
鰥寡孤幼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普出過諸州梁鄭
兖豫彊境連接州之四面悉有舉劾惟不到信州其見
知如此及解代還京民庶道俗追列滿道或將酒脯滌
泣留連競欲遠送時既盛暑恐其勞勩往往爲之駐馬
隨舉一酌示領其意辭謝今遂後州民鄭播宗等七百
餘人請爲立碑斂縑布數百疋託中書侍郎李德林爲
文以紀功德府省爲奏勑報許之尋除都官尚書儀同
三司聿脩少年平和溫潤素流之中最有規檢以名家
子歷任清華時望多相器待許其風鑒在郎署之日時
趙彦深爲水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彦深後重被
沙汰停私門生藝藿聿脩猶以故情音問來往彦深任
用銘戢甚深雖人才無愧蓋亦由彦深接引爲吏部尚

書以後自以物望得之初馮子琮以僕射攝選婚姻相
尋聿脩常非笑之語人云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自居
選曹亦不能免時論以爲地勢然也素品孤官頗有怨
響然在官廉慎當時少匹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通餉
饋聿脩爲尚書郎十年未曾受斗酒之饋尚書邢邵與
聿脩舊款每於省中語戲常呼聿脩爲清郎太寧初聿
脩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兗州
時邢邵爲刺史別後遣送白紬爲信聿脩不受與邵書
云今日仰遇有異嘗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多言譬之
防川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邵亦忻然領解報書云一日
之贈率爾不思老夫忽忽竟不及此謹承來旨吾無間
然弟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及在吏部屬政衰道
喪恐違忤要勢禍不旋踵雖以清白自守猶不免請謁
之累齊亡入周授儀同大將軍吏部下大夫東京司宗
中大夫隋開皇初加上儀同遷東京都官尚書東京廢
入朝除都官尚書二年出爲熊州刺史卒子知禮大業
初卒於太子內舍人

盧叔彪范陽涿人也父光宗魏尚書儀曹郎中有志尚

兄觀及仲宣並以文章顯於世列在文苑傳叔彪少機
悟豪率輕俠好奇策慕諸葛亮之爲人爲賀按勝荊州
開府長史勝不用其計棄城奔梁叔彪歸本縣築室臨
陂優游自適之襄降辟書辭疾不到天保初復徵不得
已衣布裙乘露車至鄴揚愔往候之以爲司徒諮議稱
疾不受孝昭即位召爲中庶子問以世事叔彪勸討關
西畫地陳兵勢請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
高壘運糧積甲築城戍以相屬彼若閉關不出則取其
黃河以東長安窮蹙自然困死如彼出兵非十萬以上
不爲我敵所供糧食皆出關內我兵士相代年別一番
穀食豐饒運送不絕彼來求我我不應之彼退即乘其
弊自長安以西民疏城遠敵兵來往實難與我相持農
作且廢不過二年彼自破矣帝深納之又願自居平陽
成此謀畧帝命元文遥與叔彪參謀撰平西策一卷未
幾帝崩事遂寢武成踐阼遷太子詹事叔彪在鄉時有
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任還其償
都不計校然而歲常得倍餘既在朝通貴自以年老兒
子又多遂營一大室曰歌於斯哭於斯魏收曾來詣之

訪以京洛舊事不待食而起云難爲子賁叔彪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飧葵菜未椀盛之片脯而已所將僕從亦盡設食一與此同齊滅歸范陽遭亂城陷與族弟士邃皆以寒餒斃周將宇文神舉以二人有名德收而葬之

源彪字文宗西平樂都人也祖懷魏贈司徒公父子恭贈司空公並有傳彪學涉機警少有名譽魏永安中以功賜爵臨潁縣伯天平四年爲涼州大中正及立襄攝選沙汰諸臺郎以彪爲尚書祠部郎中皇建二年累遷涇州刺史彪至以恩信待物甚得邊境之和爲鄰人所敬服前政遭抄掠者多被放遣累遷秦州刺史乘傳之府特給後部鼓吹時李員聘陳陳主云齊朝還遣源涇州來在瓜步眞可謂通和矣武平三年授祕書監陳將吳明徹寇淮南歷陽瓜步相尋失守趙彥深於起居省密訪彪以討捍之計彪答曰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高箭以爲宜以淮南委之王琳琳於曇頊不肯北面事之明矣彥深曰此誠良圖但以口舌爭來十日已是不見從時事如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及齊平與陽休

之等十八人入長安授儀同大將軍司成下大夫隋開
皇中拜莒州刺史遇病去官卒彪以貴族子弟入升朝
列才識敏贍以幹局見知然好游貴要之間時論以為
善附會
許惇字季良高陽新城人也父護仕魏州主簿兄恂司
徒諮議參軍惇清識敏速達於從政位司徒主簿以明
斷見知時人號為入鐵主簿稍遷陽平太守時魏遷都
於鄴陽平為畿郡軍國責辦賦斂無準文勲責屬請朝
夕徵求惇並御之以道咸以無怨政為天下第一特加
賞異圖形於闕詔頒
天歷魏尹齊梁二州刺史政並
有治聲遷大司農會
恩政人據頻城王師出討惇當
督運無乏絕引洧水漳
城惇之策也天保初遷殿中尚
書中號長鬚鼠公文宣嘗因酒酣
書惇美鬚髯下垂至地
握惇鬚稱美遂以刀截
人又號齊鬚公歷御
再為度支尚書太
司尚書右僕射轉遷
年老致仕於家

本州大中正以京官爲之乾明中邢邵爲中書監盈德望二
甚高憺與邵競中正遂憑附宋欽道出邵爲刺史朝議
甚鄙薄之雖久處朝廷歷官清顯與邢邵魏收陽休之
崔劼徐之才比肩同列諸人或談說經史或吟詠詩賦
更相嘲戲欣笑滿堂唯不好劇談又無學術或坐社口
或隱几而睡不爲勝流所重子文紀武平末度支郎中
文紀弟文經勤學方雅身無擇行口無戲言武平末殿
中侍御史隋開皇初侍御史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
副主爵侍郎卒於相州長史博兄遜字仲讓有幹局乾

明中平原太守卒贈徐州刺史遜子文高司徒掾
宋世軌西河介休人也世爲著姓父毓魏太中大夫世
軌幼自脩整好法律大保初歷三尚書三公二千石都
官郎中兼并州長史軌獄寬平多所全濟爲都官郎中
有囚事在將逆垂致公世軌遣騎追止之切奏其狀而
免稍遷廷尉少卿洛州人聚結欲劫河橋吏捕案之連
諸元徒黨千七百人公世軌爲廷尉以爲反數年不斷及
世軌爲少卿判其事爲盜性殺魁首餘從坐悉舍焉大
理正蘇珍之以平斡名士中語曰洪定嫌疑蘇珍之

視袁見之袁宋世軌時
世軌多雲之仍移攝
送移往復不止世軌遂
二人親勑世軌曰我知
此心勿慮不富貴勑美
疾惡故且一怒仍顧謂
及卒廷尉御史請繫
路贈光州刺史謚曰平
李庶潁丘人也祖平魏

夕爲寺中二絶南臺三因到廷尉
史將問其盧狀中尉畢義雲不
上書極言義雲酷擅文宣引見
臺欺寺父卿能執理抗衡但守
雲曰卿比所爲誠合死以忘在
朝臣曰此二人並我骨鯁臣也
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
爲子已世良以第五子朝基嗣
書右僕射父諧大司農各有

傳庶方雅好學甚有家風歷位尚書郎司徒掾以清辯
知名常攝賓司接對梁客徐陵深歎美焉庶生而
天閣崔諶謂之曰教弟種鬚以錐徧刺作孔插以馬尾
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藝眉有効然後樹鬚出傳諶
門有惡疾以呼沲爲墓田故庶言及之邢子才在傍大
笑除臨漳令魏書之出庶與盧斐王松年等訟其不平
魏收書王慧龍自云太原人又書王瓊不善事以盧同
附盧玄傳李平爲陳留人云其家貧賤故斐等讙訟語
楊愔云魏收合誅愔黨助魏故遂白文宣庶等並髡頭

鞭杖二十庶死於臨漳獄中庶兄岳痛之終身不歷臨
漳縣門庶妻元羅女也庶亡後岳使妻伴之寢宿積五
年元氏更適趙起嘗夢庶謂尸曰我薄福託劉氏爲女
明旦當出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恩故來相見
告君乞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東入窮巷是也
元氏不應庶曰君似懼趙公意我自說之於是起亦夢
焉起寤問妻言之符合遂持錢帛躬往求劉氏如所夢
得之養女長而嫁焉庶弟蔚少清秀有神期倫理涉觀
史傳兼屬文詞昆季並尚風流長裾廣袖從容甚美然
頗涉疎放唯蔚能自持公幹理甚有時譽坐兄庶事徙
平州後還位尚書左中兵郎中仍聘陳使副江南以其
父曾經將命甚重焉還坐將人度江私市除名後卒於
祕書丞士友悼惜之蔚弟苦聰敏頗專家業風采詞令
有聲鄴下坐兄庶事徙臨海乾明初追還後兼散騎常
侍大被親狎加儀同三司若性滑稽善諷誦數奉旨詠
詩并使說外間世事可笑樂者凡所語談每多會旨嘗
在省中趨[illegible]前却對答學奏事之象和士開聞而奏之
帝每狎[illegible]之武成以斛律金舊臣老每朝賜羊車上殿金

曾使人入　各若爲舍人誤奏云在閤下詔命出羊車若
重思知金不至竊言羊車鹿車何所迎帝聞亦笑而不
責又帝於後園講武令若爲吳人皇后皆出引若當前
觀其進止俯仰事罷遣使謝之厚加賞賜韓長鸞等忌
惡之密構其短坐免官未幾詔復本官隋開皇中卒於
秦王府諮議
李公緒字穆叔趙郡平棘人也父籍之魏司徒諮議參
軍大中大夫公緒性聰敏博通經傳魏末爲冀州司馬
屬疾去官絕迹贊皇山天保初以侍御史徵不就公緒
沈賞樂道又不閑時務故誓心不仕尤明天文善圖緯
之學嘗謂子弟曰吾觀齊之分野福德不多國家祚終
四七及齊亡歲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緒雅好著書
撰典言十卷禮質疑五卷喪服章句一卷古今略記二十
卷玄子五卷趙記八卷趙語十二卷並行於世公緒既善
陰陽之術有祕記傳之子孫而不好焉臨終取以投火子
少通有學行公緒弟槩字季和少好學然性倨傲每對
諸兄　各髮披服略無長之禮爲文襄大將軍府行
參軍
集題云富春公主撰閑綴不任事每被譏訶

除殿　御史修國史入後爲太子舍人爲副使聘于江
南江　　僧寺停客　入常坦露還坐事解後卒於
并州功曹參軍撰戰國春秋及　譜並行於世又自簡
詩賦二十四首謂之達生丈人集其序曰達生丈人者
生於戰國之世爵里姓名無聞焉爾時人揆其行已彊
爲之號頗好屬文成輒棄案常持論文云古人有言性
情生於慾又曰人之性靜慾貫汨之然則性也者所受
於天神識是也故爲形骸之主情也者所受於性嗜慾
是也故爲形骸之役由此言之性情之辯斷焉殊異故
其身泰則均齊死生塵垢名利縱酒恣色所以養情否
則屏除愛著擯落枝體視反聽所以養識是以遇榮
樂而無滎遭厄窮而不悶此出人間或栖物表逍遙寄
託莫知所終

裴澤河東聞喜人祖夙魏河東太守父鑒廷尉卿澤頗
有文學孝昭初爲齊郡奏舍人孝昭崩魏收議謚爲恭
烈皇　　畢正色抗論曰魏汉死亦不肯爲恭烈之謚
何容　　行且比皇　后不敢无帝殮寢失常禮躬
貶墳　　易名必須加孝遂改爲守昭因此忤旨出爲

廣州
凡後
詩論

尋歷位中書侍郎兼給事黃門侍郎以漏泄
品論侍郎尋重一味謗[illegible]遂彥深[illegible]兼詠石榴
八書意有人以奏武成武成[illegible]成法故[illegible]兄頭除名
後[illegible]位爲清河[illegible]守與祖珽[illegible]舊[illegible]奏除尚書左丞
又別爲兼黃門執[illegible]疾其祖珽之黨與崔季舒等同見
誅澤本勁直無所回避及被出追還折節和光然好戲
笑無規檢故頻敗妻距鹿魏氏恩好甚隆不能暫相離
澤每從駕其妻不宿亦至性彊立時人以爲健婦夫半
列傳第六十八

通志一百五十五